

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

張或弛

沾上了她沒好下場

早在民國十九年，故都北平崛起了一位「坤伶主席」，鰲頭獨佔，壓倒羣芳，連「並爲一時瑜亮」的伶王梅蘭芳和程硯秋，都情不自禁的向她側目而視，視之爲同行間的重大威脅。尤其是程硯秋喫她咄咄逼人，步步侵逼，竟把培植多年，得力臂助的全套班底，連同私人琴師全都被她挖了過去。從此以後新艷秋唱程硯秋的新腔，演程硯秋的新戲，用程硯秋的班底，聘程硯秋的琴師，脫胎換骨，偷天換日，儼然比程硯秋更爲「程硯秋化」了。我國自有平劇，同行冤家之間的明爭暗鬥，一較短長，從沒有像程硯秋敗得這麼慘，如新艷秋贏得這麼澈底的。程硯秋曾接二連三，栽在新艷秋的手裏。而新艷秋則事業輝煌如意，私生活却如枝頭弱柳，任人播弄，又彷彿是人生大悲劇的主角。然而却怪，但凡佔有她的政壇要人紅人，竟一個個的下場淒涼，不得善終，由而又從她的身上，引起一連串極堪玩味，耐人尋思的故事。其謎底云何？則在佛曰不可說、不可說間，像這樣一個奇特人物，難道還不值得大書特書嗎？

程硯秋急起直追梅蘭芳，那是徒弟在跟師父相競爭，別苗頭。因爲梅蘭芳畢竟收過程硯秋爲徒，兩者之間，還有一層師徒的淵源。至於新艷秋之跟程硯秋打對台，光真火，挖走了程硯秋的左右手，配戲的老生郭仲衡，小生王又荃，迫使程硯秋相形失色，曳甲棄兵而走，成了程硯秋一生之中唯一的奇恥大辱。則新艷秋根本就不會拜過程硯秋的门，她純粹是學程硯秋的新腔，借程硯秋的招牌，用程硯秋那柔牡丹枝上的綠葉，配她自己

這朵薔薇。在程硯秋的心裏，當然是憤懣已極，窩囊之至，十二萬分的不是滋味。所以程硯秋矢口否認他有新豔秋這麼一個徒弟，而新豔秋呢？她也從不曾說過程硯秋是她的老師。祇不過一般顯曲周郎，都以為他倆之間，也跟梅程一般的有着師徒關係而已。

新豔秋本姓王，芳名玉華，北平天橋出身。當她以小女伶的姿態，登台演唱初期，玩藝兒當然高明不到那裏去。新豔秋之能够紅遍故都、上海、漢口與首都，號稱「坤伶主席」，多一半還是靠運氣，也就是俗話所講的：「時來頑鐵成金，運去黃金變銅」。要是按照看相的說法，那就是命中多逢貴人，處處得人扶持了。

她有個在北方名氣響亮，喫得開，兜得轉的姐姐，唱梆子青衣，藝名叫珍珠鑽。又有個工於心計，培植胞妹用心良苦的哥哥，起先担任她的琴師。前面說過，新豔秋從來不曾拜過程硯秋的門，甚至於，她學程派戲，也並不像余叔岩那樣的，請朋友作掩護，上戲院子裏偷學「叫天兒」譚鑫培的「載歌載舞」（註：從平劇大師齊如山之論：平劇是無聲不歌，無動不舞的。）新豔秋學程硯秋，除了從程硯秋所灌的唱片上去揣摩，她還有那位以琴師為業的胞兄，替她上戲園子裏去，凝神傾聽，默記程硯秋的新腔工尺。回到家來，兩兄妹再相互切磋，一段又一段的來研究吸收。

民國十六年，新豔秋一家認為她所學玩藝兒差不多了，便讓她粉墨登場，登台亮相。起初，起了個藝名叫玉蘭芳，只想挨挨伶王梅蘭芳的邊，還沒那個意思要沾程硯秋的光。不過，由於她一家門的多方拉關係，巧妙作安排，頭一場的打炮戲就上「寶蓮燈」，給她配老生的是坤角鬚生恩維銘。戲碼子呢，居然排在大軸。這在當年故都，可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。雛鳳初啼，一鳴驚人，梨園行的朋友都在說：

「別看玉蘭芳年紀小，初出道，她將來準能唱紅！」

李麗華她爹嗜五毒

在北平唱了將及兩年，到了民國十八年間，未來的新艷秋可真要初逢貴人了。她這一次的初逢貴人，說來也是湊巧，來得偶然之又偶然。原來，當年北平有一位湖南籍的國會議員，排三，人稱王三公子。在北平辦了一家「新中日報」，這王三公子愛聽戲，跟梅蘭芳很熟。他有兩個好朋友，一個是梅蘭芳的琴師徐蘭沅，一個是同鄉名士，住在北平的賀癡坨，別署楚天漁叟。楚天漁叟是一位編新戲的好手。三個人志同道合。王三公子、徐蘭沅和楚天漁叟，整日價都玩在一處。

當正工青衣徐碧雲，娶了梅蘭芳的妹子。伶王梅蘭芳就下了個決心，要把自己的妹夫捧紅。梅蘭芳爲妹夫撐腰，不遺餘力。他拜託王三公子，替徐碧雲負責宣傳，懇請楚天漁叟，專爲徐碧雲編新戲，當徐碧雲初次到上海淘金，他更慨然讓出自己的琴師，叫徐蘭沅跟徐碧雲到上海去，給他操琴。更重要的，是梅蘭芳利用上海三大亨：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雲跟他自己的關係，懇求三大亨出面，給徐碧雲捧場。

徐碧雲是個男伶，個子矮小，容貌平平，扮相既不出衆，唱工做工也不過中上水準。他到上海去演唱，正當花容月貌，風騷入骨的坤伶雲碧霞，在上海「紡棉花」唱得大紅特紫，瘋靡了黃浦灘上男女老幼的當兒。雲碧霞先在上海唱紅了一齣販馬記，跟她搭配的小生，便是當今天王巨星，享譽影壇三十餘年的李麗華，——不是李麗華本人，而是她的令尊李桂芳。

李桂芳是紅極一時的名小生程繼仙的同門師兄弟，又是文武崑亂不擋的一位全才。據說，他有一怪癖，那便是愛喫五毒，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蜂、蟻，他不但喫得下，而且喜歡喫得很。到了上海，便又添了一味壁虎。



紅遍大江南北的一代尤物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劇裝照

「王實甫北曲止便於絃索，而不利於笙笛，止便於弋陽俗腔，而不利於崑調雅奏。」這是說「弋腔」是摒諸於「崑調雅奏」之外的俗腔。

一如「梨園佳話」所說的：

「弋陽梆子秧腔，俗稱『揚州梆子』者是也。崑曲盛時，此調僅演雜劇，如今戲『打櫻桃』之類，是其正宗。」

一如「金台殘淚記」所說：

「亂彈即弋陽腔，南方謂之下江調。」

後台管事曉得他有這個嗜好，還千方百計的替他捉了來喫。

一般以為馮馬記是崑曲，其實它不是崑曲而係弋腔，弋腔又有「吹腔」之名，算是南曲的一派。通常有三種說法，一如「顧曲塵談」之所云：

所謂弋腔腔就是「亂彈」了。

不論說法如何，就一般印象而論，弋腔總是下里巴音，俚俗小調，難登崑曲的大雅之堂。在雲碧霞、李桂芳合力把弋腔中的「販馬記」演紅了之前，即如名伶貴俊卿、朱素雲合演弋腔「寫狀三拉」，充其量戲碼也不過排在倒數第三。可是以雲碧霞的美艷絕倫，李桂芳的唱做俱佳（李桂芳和海派始作俑者，平生以做工見長的麒麟童，同在上海丹桂第一台同台演出時，麒麟童就老是在偷李桂芳的表情動作），雲李合作居然把弋腔的「販馬記」、「寫狀三拉」演成了備受歡迎的大軸子戲，這就不能不令人驚為奇迹。

梅蘭芳在北京聽說：雲碧霞、李桂芳能够製造奇跡，把弋腔史無前例的挪後到大軸，主要因素是在李桂芳真把這兩個戲的小生演絕了。這位嗜喫五毒的名小生，一上得台來所表現的溫文儒雅，熨貼入微，真是無人可及。雲碧霞在上海唱得紅遍半月天，其實還得推李麗華的令尊李桂芳功勞居第一。於是，他又央人情商，仍還是請李桂芳給徐碧雲配戲。

徐碧雲這個班子裏的另外兩位主要角色，老生用的是貫大元，武生用的是周瑞安。像這樣的陣容，的確算是極一時之選，十分之堅強了。外加上楚天漁叟的編劇，王三公子的宣傳，和徐蘭沅的操琴。徐碧雲到上海聲勢相當的顯赫。

王三公子捧玉蘭芳

拿美若天仙、艷光四射的雲碧霞，跟瘦瘦小小，扮相平平的徐碧雲作一對比，徐碧雲當然是要差上一大截。所以他那一次的上海淘金之行，實在是備受雲碧霞的壓力。幸虧有他大舅子梅蘭芳的鼎力支持，多方安排。

總算有一齣楚天漁叟替他編的私房戲「驪珠夢」，讓他唱紅了春申江。於是大有斬獲，高奏凱歌而返抵北平，奠定了他的紅伶地位。

爲梅蘭芳始料所不及的是他這位妹夫飽暖思淫慾，回北平後鬧了一樁下不了台，大出洋相的桃色案。使應邀對他捧足輸贏的王三公子發了大脾氣，他一怒之下，憤憤然的當衆宣稱：

「大爺不捧徐碧雲了！再捧下去，連我的顏面都要給他丟光。以後再要捧角兒的話，不如到天橋去找一個來捧捧！」

說的原是氣話，但是湖南人就有這種喫辣椒的脾氣，說到做到，劍及履及。王三公子果真到天橋去發掘人才，權充「星探」了。有那麼一天，未來的新艷秋，正以玉蘭芳的藝名，在天橋明星戲院演出「罵殿」，王三公子恰爲座中上賓，他一見玉蘭芳不論色與藝，都不愧爲上乘之選。學程腔，尤其有她的獨到之處。使座上的王三公子擊節欣賞，拍案驚奇。他當時就做了個決定，捧紅這個值得一捧的小妮子。

王三公子開始捧起玉蘭芳來了，對玉蘭芳的家中人來說，當然是喜從天降，欣逢貴人。雙方很自然的見過一面以後，一聽王三公子表明來意，王家的人立刻就稱謝不置，感激不已。他們很痛快明白的表示，這孩子一切的一切，都請三爺做主。

王三公子請他的老搭擋，編戲高手楚天漁叟，和梅蘭芳的琴師徐蘭沅，同去聽玉蘭芳的戲。這兩個老搭擋也認爲王三公子的眼力不錯，這玉蘭芳確實是可造之才。當下，王三公子就央求楚天漁叟說：

「既然該捧，癩老，就請你替她取個藝名吧。」

楚天漁叟賀癩老是有名的駢文大家，遣詞用字，無懈可擊。那時節，正值程硯秋紅遍了半邊天，而玉蘭芳

又是所有學程腔的伶人之中最能維妙維肖，前程似錦的一位。所以，他就給玉蘭芳取了「新艷秋」，這個既新穎，又響亮的藝名。

爲什麼不叫「新硯秋」而曰「新艷秋」呢？原來，當時程硯秋的藝名正是「程艷秋」。

王三公子以他所辦的「新中日報」，作爲力捧新艷秋的大本營，要捧紅一無藉藉名的小坤伶，那真是輕而易舉，不費吹灰之力。於是新艷秋開始在天橋班子裏脫穎而出，扶搖直上。沒多少時候她便大大往上竄了一步，脫離天橋，在北平三慶園登台。旋不久，再高陞一級，到名伶畢集，第一流的戲園子吉祥園獻藝。這時節，離她下海演唱還不到兩年。

也就在民國十八年上，新艷秋純然出乎意外的又交了一步好運。誠所謂：「運氣來了，連城牆都擋不住」，她這步好運交得又是梨園史上所絕無僅有。如所週知，「牡丹雖好，全仗綠葉扶持」。這句至理名言援用到梨園行尤其成爲鐵律。自古以來平劇以生角爲主，旦角爲副。惟自梅蘭芳破了先例，用生角來給旦角跨刀。旦角戲挪到大軸子，在海報上掛頭牌，戲份越加越重。相反的生角則戲份減少，排名挪在旦角之後，分明是貶人家，丫頭扶正，自己心裏自難免有點情怯靦腆，於是破例初期旦角對正主子生角總是特別的客氣。民國十八年，程硯秋初度自家組班子，在北平開明戲院上演。在那以前，程硯秋的三大搭配是老生郭仲衡，小生王又荃，老旦文亮臣。這三位名角可以說是幫助程硯秋走红的大功臣，更是程硯秋一日不可或缺的得力幫手。其中郭仲衡、王又荃尤其是春陽友會的名票下海，資格相當的老。從民國初年起，程硯秋の班子裏就一直是兩位台柱老生當家，一位是郭仲衡，一位是前清宣統年間，就已經是喜連成班的台柱貫大元。偶然而梅蘭芳、小穆子合演一齣：「二進宮」，梅蘭芳能够跟他同台，那還得算是高攀呢？

羊毛下海受人播弄

梨園行管票友叫「羊毛」，票友下海，無人不笑。連堂堂郭仲衡也不例外，郭仲衡學的是汪派戲，汪派係指綽號汪大頭的汪桂芬，齊如山先生說過：

「在北平提汪桂芬或有人不知，一提汪大頭，則無人不曉。」

汪大頭曾經給前清老生第一，三慶班主程長庚拉過兩年的胡琴，所以但凡程大老板的腔他都能唱，嗓音又特別的洪亮。他和「叫天兒」譚鑫培齊名，齊如山對汪譚的唱工，曾有一針見血的批評，他說：

「（汪大頭）專演程長庚的戲，如昭關、城都等戲，皆其所長，且有長庚後活之譽。他雖比譚鑫培晚十幾歲，在光緒中葉以後，確與譚齊名，且聲音堅永洪亮，唱起來確有比譚腔味厚的感覺。尤其在堂會中聽他二人歌唱，先聽譚後聽汪，則兩人都極悅耳。若先聽汪後聽譚，便覺譚腔味薄了。」

郭仲衡雖非汪大頭的衣鉢傳人，但是他學汪大頭學得很像却為不爭之事實。所以程硯秋得這位汪派名票的助陣，在聲勢上當然是會不然一振的。不過郭仲衡一下海就加入程硯秋的班子，一開頭就跟班子裏的人鬧得不大愉快。據班子裏的人說是看不慣他的票友派頭，羊毛脾氣。然而事實上則多半是班子裏的人在拿郭仲衡開玩笑，硬要他出洋相，得個倒彩。程硯秋未能防患未然，他是不能辭其咎的。

郭仲衡正式下海，拿戲份子。頭一天的打炮戲是「雙獅圖」，當戲中小生一聽說相爺回府，吓得拋下獅子匆匆逃走，於是郭仲衡所扮演的相爺登台亮相。他放眼一看，戲中的關鍵道具，小生拋下的獅子竟然不翼而飛。這齣戲因而也就沒法往下演唱啦。當時郭仲衡在台上手足失措，窘急萬狀，引起台下觀眾的笑聲不歇，和轟

雷也似的大喝其倒采。檢場的這才把私自拿走的獅子重新擺在原位，這分明是檢場的在要他的好看。

第二天郭仲衡担任主角貼演「戰長沙」，大軸子戲是程硯秋老板的二本虹寬關。當郭仲衡所飾演的關公上場，關公的綠色帥旗竟會變成了白的。平劇裏那白旗原是爲夫報仇的喪旗，內行人一看就曉得這笑話鬧得太大了。不用說，這又是後台管事硬要羊毛票友出乖露醜，玩笑是越開越大啦。

好在郭仲衡有真才實學，師承程汪和一條響遏行雲的好嗓子。加以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」，他旋不久便成爲程硯秋班子裏僅次於程老板的權威人物。到了民國十八年，程硯秋自己組班在北平開明戲院演出，郭仲衡在演出之前，就跟管事的說：

「這一回，我的新蟒（老生的行頭）又置多了，戲份給鬧個全份兒吧。」

管事的已經惹他不起，就只好點頭答應了。

提起戲份，其中又有很大的學問。揭露箇中祕勿，也是挺有趣的。原來，有清一代，每年四月十八，正是喫開口飯的最關緊要的一天，因爲在這一天的所有戲班子都一致完成改組，該辭誰和該邀誰，以及每一個角兒的包銀多少，該增該減，都在四月十八這一天作決定。定好以後，班主角兒大家一齊燒香祭祖師爺，喫一頓飯，就此成爲定局。在翌年四月十八之前，不論班主角兒，誰都不許再有異議。

前清時代講究的是包銀制度，好腳色，能賣座，有號召力的，一年拿一千兩銀子也不爲多。相反的，每年只拿十兩二十兩的龍套腳色也比比皆是，所在多有，只這便是梨園行的苦哈哈。——不過，每天演戲，照例另給車錢，算是一項津貼。上上好角一天能拿四兩八，也就是四千八百個制錢，能值四五塊大洋。其餘的則等而下之，依序類推。不過，也有那麼一個規定，最少的也得給個四百錢。

在這種固定酬勞的包銀制度之下，任何角色都只顧按年得包銀，逐日拿車錢。戲園子的營業情形是好是壞，戲班子班主是賺是賠，他們無須考慮，同時也無權過問。

郭仲衡程硯秋翻臉

這個包銀制度一直持續了好幾十年，到了光緒初年名武生楊月樓從上海回北平，應邀搭三慶班演出。由於楊月樓的紅得發紫，而使三慶班票房紀錄急劇上升，生涯鼎盛。遂而使楊月樓深感他光拿包銀未免太不合算。因此他向三慶班的班主程長庚提出要求，請將包銀改為分成，也就是戲園子每天收入多少他分成若干。程長庚時為黎園公會的廟首，他不肯答應，用廟首地位施楊月樓以威脅。楊月樓有恃無恐，屹然不為所動。於是程長庚又央懇內務府的郎中代為斡旋，楊月樓還是置之不理。程長庚無可奈何，只好以廟首兼班主的雙重身份加以允可，令人包銀制自此化為烏有。

從此以後，伶人所得的酬勞，從「包銀」一改而為戲份。根據戲園子的營業情形，訂定每一位演職員每天應得的報酬。用意在以簡馭繁，薪給制度化，免得演職員要天天跟班主算賬分成，未免過於麻煩。而且還有個不成文法：——戲份只能增加不許減少。

由於戲份固定了有增無減的，但是外在情勢和角色本身却在時有變遷，起伏不定的狀態之中，角色的走紅與否，戲班子的票房紀錄是否可以繼續保持，任何人都無法逆料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平劇演職員的生活與地位固然有了保障，可是班主又怎能長久維持呢？於是，另一項爲了共存共榮，有所因應的變通辦法又應運而生了，——這就是所謂的「戲份打厘」。戲份多少，儘可以事先訂定，然而需否「打厘」以資挹注，那就不妨隨時

作機動性的調整。舉一個例，比如郭仲衡郭老板的戲份，已經訂定了是每天一百大洋。如果這一天戲園子賣了個滿座，郭仲衡便照拿一百大洋無誤。倘若賣座只有八成，那就唯有「打厘」，郭仲衡只拿八成亦即八十塊錢。——那一天，郭仲衡跟管事的明說他新蟒值得多了，需要彌補彌補，他要拿個全份，這也就是說，不管每天戲園子賣座幾成，他那一一份戲份，却絕對不許再打折扣。這麼一來，班主的負擔也就加重了很多。

照梨園行的規矩，一個擋期的戲沒演完，班主決不能問賣座如何，營業盈虧。可是，偏就這一回，程硯秋老板有點沉不住氣了。有一天，他似有意，若無意的問起前台管事的：

「這一回，我們的營業情形怎麼樣？是賺呢？還是賠了？」

程硯秋再也沒有想到，那個管事的竟會率直的回答他說：

「賠了。」

程硯秋一急，緊接着就問：

「不是上座挺不錯的嘛，怎麼會賠了的呢？」

管事的祇好據實回答：

「都是郭老闆開的例嘛，他事先說過了的，這一回的戲份，不論上座幾成，一律全開。戲份一加就那麼多，當然得賠啦。」

程硯秋一聽，很不開心。他馬上就去質問郭仲衡，憑什麼這樣破壞規矩，妨礙大眾？雙方一鬧開來，郭仲衡也光了火，一怒之下，他爽性辭班不幹了。這一來，可就造成了程硯秋的重大損失，抽樑換柱，班子裏少了個極有號召力，和票房價值僅次於程硯秋的家老生不算。又因為郭仲衡跟小生王又荃，程硯秋的琴師穆鐵

芬，同是春陽社的票友出身，老旦文亮臣，又跟郭、王二人俱爲好朋友。由郭仲衡的辭班不幹，直接的就影響了王又荃、文亮臣的相繼離去，乃至於連穆鐵芬，外帶整個班底，在短暫時期之內離散大半。

王又荃幫上新艷秋

郭仲衡一怒而去，貫大元則先已倒了噲，不常演唱。可是程硯秋班子裏，仍還有所謂的四大金剛，那便是小生王又荃、裏子老生曹連孝、貼旦吳富琴，和丑角曹二庚。程硯秋的戲班子，有個挺雅的名字，叫做「秋聲社」，又有個很獨特的作風，那便是由於程硯秋的本戲相當之多，平時演唱講究的是蓋口嚴，場面緊湊。每上一齣戲，程硯秋本人跟主要的配角，行頭一概翻新。因此「秋聲社」裏的班底，所需要的行頭比其他班子要多得多，而且很有些個行頭是其他班子裏用不上的。秋聲社成立了四五年，所有班底的行頭不斷的增加，漸漸的形成角兒很大的一筆財產，同時也加深了他和「秋聲社」的維繫力，因爲任何一個角兒離開了「秋聲社」，勢必要把他歷年所製的行頭一古腦兒帶走。再換一個新角兒的話，那新角兒一時之間又那來這許多錢，猛一下子添製那麼許多行頭呢？換言之，則「秋聲社」的角兒離開了「秋聲社」，他下了本錢所置的那些個行頭裏面，至少會有一部份要棄而不用了。所以，「秋聲社」的班底每換一個角兒，對於班主和角兒本身，都有莫大的困擾，和不可避免的損失。當然，加諸於班主的困擾，——很難找人頂替，要比角兒本身更爲嚴重。

王又荃是公子哥兒出身，喫喝玩樂樣樣精通，很喜歡結交朋友，他票小生，常在正乙祠票戲，扮相俊逸儒雅，頗有些書卷氣，在氣質上比科班出身的小生高明得多。他跟郭仲衡正式下海，加入「秋聲社」，迅即成爲最重要的角兒之一。

早在郭仲衡一辭班以前，新艷秋的家人就在鑽王又荃的門路，目的在請王又荃給新艷秋說戲，也就是說從王又荃那裏，把羅瘦公等大名士嘔心瀝血替程硯秋編的新戲挖過去。湊巧王又荃的跟包的名叫劉長生，跟新艷秋一家是多年老街坊。新硯秋的家人跟劉長生攀關係，拉近乎，米湯灌足，好話說盡。終於透過劉長生徵得了王又荃的同意，他開始給新艷秋說起戲來，這一下新艷秋的收穫就大得不得了啦。

當時北平的平劇觀眾，幾於一致公認，新艷秋不但扮相近似程硯秋，而且嗓音唱腔，也數她學得最像。新艷秋所不及程硯秋的地方，是程硯秋出道早，名氣大，擁有演唱不完的本戲，再麼就是他有一個「秋聲社」整齊而彈硬的班底。

然而自從王又荃開始給新艷秋說戲以來，程硯秋的一大秘密武器便逐漸的在暗中轉移。由於新硯秋學習努力，王又荃教得認真。首先，程硯秋的一齣密本「賺文娟」就轉移到了新艷秋的手裏，接着又是「玉鏡台」、「攝隱娘」、「鴛鴦塚」，一齣齣的祕本暗裏轉換，成爲程硯秋、新艷秋兩人所共有。這還不算，因爲新艷秋亟於迎頭趕上，她每學會一齣戲就公開演唱，似有意若無意的跟程硯秋打起對台來。使程硯秋「啞巴喫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」，明裏暗地，喫了很大的虧。他明知道那些個祕本戲都是王又荃連偷帶教，傳過去的。但却礙在自己非借重王又荃不可，還不敢把這件事說破，唯恐讓王又荃老羞成怒，他也來個辭班不幹。

程硯秋和新艷秋雙方的明爭暗鬥，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，恰好發生了郭仲衡的拂袖而去事件。王又荃、文亮臣偏着郭仲衡，間接的便對程硯秋有所不滿。新艷秋的家人，跟捧她最力的王三公子、楚天漁叟，外加梅蘭芳的琴師徐蘭沅，明知這是偷本子挖角兒的天賜良機，他們首先就把郭仲衡拉到新艷秋的班子裏，再運用郭仲衡的關係，影響王又荃和文亮臣，以及「秋聲社」其他的班底。於是，程硯秋的「啞巴虧」，便越喫越大了。

。王又荃鼓其如簧之舌，甚至於替新艷秋把程硯秋的琴師穆鐵芬，也給拉了過來。

何以慘敗鈔票關係

穆鐵芬一向都在給程硯秋操琴，程硯秋和他老師通天教主王瑤卿費盡心血，所編的新腔，全都在穆鐵芬的肚皮裏。這穆鐵芬，打從十三歲起，就是春陽友會的名琴票，享譽歷數十年而不衰。在「秋聲社」，他是班主程硯秋的灵魂人物。胖胖的，蓄小鬍子，剃小平頭，衣着華麗，登台操琴時派頭一絡，他有個綽號叫「處長」，熟人大抵喊他「處長」而不名。

先給新艷秋說戲，然後便公然「傍角」，是即公開的爲新艷秋操起琴來。程硯秋演唱，胡琴歸穆鐵芬拉，新艷秋唱的時候，琴師也是穆鐵芬。兩人同城演出，穆鐵芬也就兩頭趕場子，形成了北平梨園行裏的咄咄怪事，程硯秋明曉得，而且爲這件事非常之光火。可是他怕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「牽一髮而動全身」，仍還是佯裝不知，在人前人後一字不提。

程硯秋以他自己班子裏的大局爲重，處處忍讓。新艷秋那邊却老實不客氣的得寸進尺，着着進逼。漸漸的，又有一些程硯秋的班底，帶着自己的行頭，靠着程硯秋的神本戲，去給程硯秋的同班家新艷秋助陣，使新艷秋的聲勢越來越壯，票房收入越來越好。相反的，四大名旦居其二的程硯秋，反而越來越見氣弱，越來越顯沒落。俗話說「人往高處，水向下流」，新艷秋的心積慮，釜底抽薪，已經很嚴重的影響程硯秋了。於是，當王又荃、文亮臣相繼正式辭班，倒向新艷秋的一方。程硯秋在挽留不住，無可奈何的時候，他就唯有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戰，來個正本清源，快刀斬亂麻的明快手法。他在一氣之下，斷然宣佈：改組秋聲社，跟王又荃永

遠斷絕關係，凡是在新艷秋那邊搭班的班底，一律不用。然而，程硯秋實偏處此的這一着，不但無法挽回頹勢，相反的，還被新艷秋那邊把握機會，針對程硯秋的弱點，——舊班底紛紛離去，新班底一時之間邀不齊，新艷秋爽性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，小妮子終於趕上了程玉霜（程硯秋號玉霜）！

程硯秋忙於改組，新艷秋則將程硯秋的班底照單全收。這時候，程硯秋的班底幾乎全部轉移陣地，都投向新艷秋這邊來了。與此同時，程硯秋所有的程派本戲，包括提綱、總講、場子、戲詞，在新艷秋這邊可是應有盡有，無一或缺。尤其，拉程硯秋的班底，又從釜底抽薪，而一改為偷天換日，扭轉乾坤。至此，新艷秋便排出最堅強的陣容，以其够顯赫的聲勢，立刻貼演程派的拿手好戲：梅妃、紅拂傳和文姬歸漢。

反過來看程硯秋的这一邊，真像一隻鬥敗的公鷄。淒淒慘慘，零零落落，多年辛勤建立的舊班底，全被新艷秋拉走了，祕本戲又都成了人家的。侈言改組，更是談何容易，頭一樁，穆鐵芬成爲了新艷秋的琴師，程硯秋再找一位接替的都是踏破鐵鞋，覓覓乎難。因爲，程硯秋的「抽絲墊字大喘氣」，換了穆鐵芬，任誰也托不起來。當時，程硯秋先請趙桂元，再聘趙喇嘛，兩位琴師對他的「鬼腔」全是落落寡合，格格不入。直到若干年後，才由張眉叔介紹，用上了在台灣病歿的周長華。那時節，程硯秋已是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了。

第二層難處，是找不到像王又荃那樣跟他搭配得上的小生，試看他往後所用的顧玉藻和俞振飛，兩者就都不能收牡丹綠葉之效。

民國十八九年間，可以說是程艷秋流年不利，倒楣透頂的一段時期。他的班底被新艷秋接收，本戲被新艷秋「盜」走，風光被新艷秋佔盡，觀眾被新艷秋搶去大半。損兵折將，四顧茫茫，迫得唯有離開北平，到上海

去跑碼頭，程硯秋算是一舢斗裁在新艷秋手裏了。

程硯秋爲什麼會搞得這麼慘，追問刨底，還是鈔票關係。內行人都知道，無分故都與京滬，那一個角色不是大把鈔票捧出來的。有人做過統計，五十年前，一個且角的行頭，至少也得一萬大洋，再加上供養全堂場面六人的按月開銷，出刊物，上報的宣傳費，外帶請朋友到場專捧包下來的戲票，凡此都必須要有大闊老才能負擔得了。

捧角家的軼聞軼事

無分名伶名票，他們的成名都得有人捧場。這是菊壇伶界天經地義，亘古不變的鐵律。

如所週知，四大名旦之中，梅蘭芳是北政府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所一手捧紅的，北平舊式戲院不收門票，只付茶資。當梅蘭芳在北平鮮魚口天樂園唱倒第四（倒第三是小生德珺如，壓軸是花旦王蕙芳，大軸是孟筱如）。馮耿光爲了拉人看梅蘭芳的戲，不惜派人站在鮮魚口，一包一包的奉送茶葉，恭請入座。尙小雲的成名則靠兩位後台老闆，在前的是北洋陸軍部司長廣東人楊穆生。楊穆生情商老伶工孫菊仙提攜尙小雲，甚至讓孫菊仙給尙小雲配「三娘教子」裏的老薛保，遂而使尙小雲聲譽鵲起，躋登四大名旦之列。祇是楊司長的經濟能力配不逮馮耿光遠甚，他連給尙小雲製行頭的錢也難以籌措。所以當直系當權，吳毓麟出任交通總長，吳總長對尙小雲十分傾倒，楊司長立即讓「賢」。於是吳毓麟掏出大把鈔票來加以力捧，給他製行頭僱班底，遠征上海，再從上海「紅」回北平來，一齣佛敎新戲：「摩登伽女」，奠定了尙小雲的地位。

荀慧生的捧客起初是北洋陸軍部、參謀部的三位科長，這三位科長都姓李，合力狂捧荀慧生，資金仍嫌不

足。荀慧生乃歸之於段祺瑞的學生廣東人王若周，王任陸軍少將，由於奉派入蒙採辦軍馬而起家，他替荀慧生延聘陳墨香爲師，陳墨香給荀慧生編了一齣新戲「紅娘」，讓荀慧生以「荀派花旦」紅了那麼些年。

四大名旦之中唯有程硯秋的老闆是位大名士，窮京官。程硯秋起先「寫」給老伶工榮蝶仙爲徒，定期六年。到程硯秋十七歲時還有二年期限沒滿，但却被羅癭公一眼看中。那時節程硯秋還是小巧玲瓏如香扇墜，儼若處子人見人愛。巧的是羅癭公托人跟榮蝶仙商量由他給程硯秋贖身時，恰值程硯秋倒噲，一個字也唱不出來。所以榮蝶仙才肯以三千元的代價，讓程硯秋成爲羅癭公的禁脔，新寵。

羅癭公爲了張羅那三千元的程硯秋贖身錢，非僅費了大事，引起風波，尙且還釀成一場大悲劇。羅癭公自己原在鬧窮，他那裏籌得出三千大洋來？一時情急，迫不得已，他竟挪用了他千金小姐，從小存到大的零用錢和壓歲錢。羅小姐原擬將這筆錢充作她的嫁妝，沒想到竟會被她父親拿去給戲子贖身。於是羅小姐悲憤莫名，痛不欲生，她用一根繩子上了吊，進而使羅夫人在傷感過度之下，得了始終沒能治好的神經病。

然而當程硯秋一半靠自己的努力，一半靠羅癭公的加意培植，他歷盡千辛萬苦，好不容易漸漸唱紅。羅癭公則始終祇能對他盡盡心，而却幫不上錢的忙。此所以程硯秋碰上後台老闆較硬些的新艷秋，也就難以肆應，無法招架，終告兵敗如山倒。民國十九年春夏之交在精衛在北平搞「擴大會議」，悍然發動叛亂，西南政客紛紛的趕到北平要軋一脚。就在這時候程硯秋深感北平傷心之地不可久留，他亟於另圖發展，到上海去開碼頭。羅癭公是廣東順德人，著名的順德神童，廣東名士，跟西南政要頗有淵源，賴他多方奔走，也不過祇給程硯秋募到了五千元之盤費，讓程硯秋順利成行。這是程硯秋、新艷秋頭一度交手的結束，程硯秋取得相當的慘。

或有人問世間那來那麼許多「冤大頭」，成千上萬的大洋拿來捧男角，甚至像羅癭公那般捧到家破人亡都

至死不悟？花錢的老爺們爲提倡劇藝，發揚國粹。在當年相信他們連這種門面話也無法講得出口。不過清制官吏不准狎妓，於是有一「像姑」一行應運而生，使「像姑」與男伶二而爲一，跡不可分。斷袖成風的餘毒一直蔓延到民初，這才是老爺花錢的目的，曾經有人譴而且虐的形容伶王梅蘭芳的一生，說他是「背上揹個馮耿光，身下墊個福芝芳。」不堪情景，此已可思其半矣。

曾仲鳴獨佔花魁

捧女戲子跟捧男戲子大不相同，民國初年的「捧角家」，在他擇定目標之前，心裏多半算過這筆賬；——一個小妮子扮相、嗓音、唱工、武功俱屬可造之才，那就不難在她十五六歲到二十一二歲之間，把她捧紅起來。女戲子的藝術生命要比男戲子短，出過一陣鋒頭以後，再讓她「一入侯門深似海」，那還是比較正派一點的。爲家庭限制所格的等而下之流，則乾脆把捧紅了的女戲子金屋藏嬌，充作他們的黑市夫人、或者是晝寢佳侶。

正當程硯秋在北平門不過新豔秋，他落荒而走，南下另開碼頭。取程硯秋而代之新豔秋却是春風得意，吉星高照。原來她喜上加喜，又逢貴人，而且這位貴人來頭很大，地位頗高，不是一般富商巨賈，達官顯要所可比擬。新豔秋這下可是一步好運交上天了。

這一位貴人是汪精衛的心腹股肱曾仲鳴，民國十九年夏七月下旬，他隨汪精衛自香港北上，經塘沽過天津入北平。二十五日參加所謂的「擴大會議」，不惜掀起叛亂，妄圖攆奪中央政權。在那一段時期，「擴大會議」派在故都羣魔起舞，奔競角逐。曾仲鳴是汪精衛的首席智囊，親信人物。當然也成爲了炙手可熱的故都「蠱

「花一現」式要人，應酬交際，竟無虛席。有一天他應邀欣賞新艷秋的表演，一個是風流才子，情場老手，一個是豈莖年華，紅遍甌窰的名女伶。曾仲鳴爲新艷秋の色藝雙全而傾倒，乾柴烈火，猛一下子就燒了起來。

曾仲鳴當時已婚，他的夫人是留法名女畫家方君璧，如今旅居美國，前幾年還曾兩度來過台灣。方君璧是福建名門望族，革命世家，具新思想，講舊道德。對曾仲鳴的拈花惹草風流韻事，置之不聞不問，所以曾仲鳴納新艷秋可謂全無後顧之憂。他捧起她來不但手筆奇大，而且捧得既公開而又澈底。是他靈機一動，大筆一揮，使新艷秋登上了赫赫「坤伶主席」的寶座。然後，「擴大會議」爲招待各方「首要」，在故都燕京朝名角，老伶工多如過江之鯽的情況下，偏偏由曾仲鳴指定以新艷秋爲主角，唱大軸子「霸王別姬」，除了新艷秋的原班底郭仲衡、王又荃之外，更指明了由當時不作第二人想的楊小樓飾演劇中的楚霸王，從此開了楊新合作之局。緊接着便由楊小樓，新艷秋同在開明戲院演唱。想當年曾仲鳴爲了酬答宛轉嬌啼的這一捧，可真把瓜字切分，十七八歲的新艷秋，捧到了九霄雲裏。

楊小樓是我國平劇史上，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。他是梨園世家，父親楊月樓，尤爲平劇在北平盛行以來，空前絕後的「三大老生」(程長庚、余三勝、張二奎)之一，張二奎的入室弟子，早在前清道光年間，程長庚掌三慶班，余三勝掌春台班，張二奎掌四喜班。三雄鼎立，歷時十好幾年，始終分不出一個上下高低。楊月樓得了張二奎的衣鉢真傳，再加上他天資不凡，遂而成爲光緒年間的鬚生泰斗，菊壇祭酒。他中年以前唱武生，因爲猴戲之佳無人可比，從而得了個「猴子」的綽號。中年以後唱老生，在光緒初年加入程長庚所掌的三慶班，居然能使他的叫座力超乎程大老板之上。程長庚慧眼識英雄，乾脆把三慶班交給他。他當三慶班班主，演正脚老生，武生係由譚鑫培充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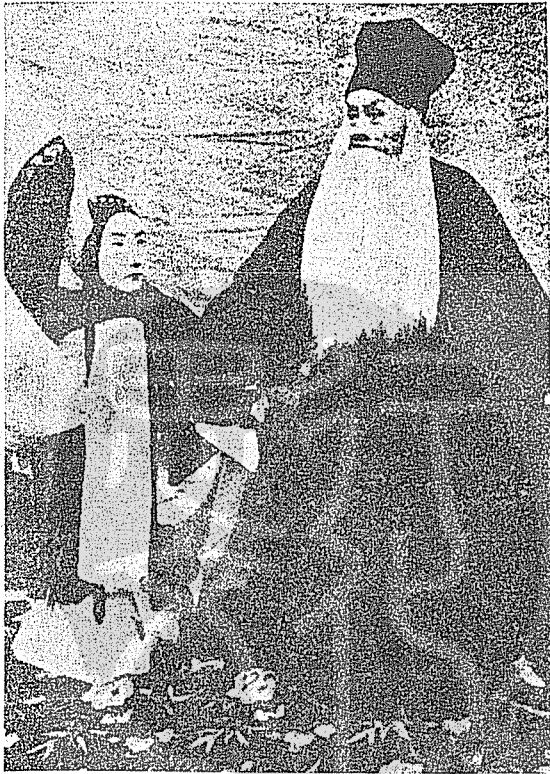
慈禧太后愛楊小樓

但是到了後來，他的跨灶兒，甯馨子，「小楊猴子」楊小樓的名氣竟然蓋過了他，以致後世之人但知有一代名伶楊小樓而不知有震古鑠今的楊月樓，甚至有人將父子二位合而爲一了。楊小樓原名楊嘉訓，他的藝名楊小樓和綽號楊小猴子全是拜他父親之所賜。楊小樓畢業於小榮椿科班，得到平劇名宿楊隆壽、姚增祿、俞菊笙的盡心傳授。出師以後，起先用楊嘉訓的本名在北平演唱了些時，沒人在意，沒沒無聞。但當他改藝名爲楊小樓，立刻就有天津的一家戲館前來邀約，楊小樓當場答應了。兩天後又有另一家天津的戲館派人來邀，他迷迷糊糊的也答應了下來。於是兩家戲館都貼出了楊小樓在本園演唱的海報，名不見經傳的楊小樓，竟然鬧出了雙包案。兩家戲館競爭激烈，相互罵陣，鬧得滿城風雨，盡人皆知。楊小樓得到消息，自知理虧，吓得不敢到天津去，就此躲起。——後來經人調解，他到天津去在兩家戲館輪流演唱，天津人都想看看這個新聞人物，自此他一砲而紅。

在天津唱紅了再回北平，楊小樓福至心靈，他拜慈禧太后跟前紅得發紫的譚鑫培爲義父。楊譚兩家原是世交，譚鑫培對他這個新收錄的乾兒子當然得盡心盡力的捧。於是譚鑫培在清宮昇平署職司太監前一再保舉，終於挑楊小樓得了個宮中當差的差使，在慈禧太后跟前登台亮相，大獻身手。直把個慈禧太后看得目不轉睛，全神貫注。那一天演出譚鑫培爲了力捧楊小樓，特意和他合演「連營寨」，一齣好戲唱完了以後，恰是天色如墨，細雨霏霏。慈禧太后降下旨意，命譚鑫培、楊小樓二伶更衣入覲，由她賞賜銀鍊。譚、楊兩義父子於是頭戴涼帽，身着長衫，隨着太監覲見西太后。領過了賞，楊小樓因爲銀鍊子沒處放，只好拉起衣襟兜着。殊不料下

台階的時候腳下一滑，摔了一交，一衣襟兜起的銀鍊子散落一地。楊小樓那四仰八叉的姿態尤其難看。天威咫尺，更是失儀。譚鑫培唯恐乾兒子因而獲罪，趕忙的說：

「到底是小孩兒家，受不住老佛爺的賞賜。還不趕快起來謝罪！」



楊小樓的義父譚鑫培和「通天教主」王瑤卿合演「南天門」

坤伶主席新艷秋

楊小樓正混身抖戰，不知所措，耳朵裏却聽見慈禧太后在說：

「罷咧，罷咧，沒的吓着了牠。」

其實是慈禧太后一見楊小樓便愛。所以從此而後，楊小樓和譚鑫培同爲內廷供奉，可是楊小樓的走红得寵，却遠非他乾爸爸譚鑫培所可企及。從而又曾傳出種種宮闈秘勿，御苑穢聞。有謂慈禧乳部忽現爪痕，侍浴宮女驚問所以。慈禧却恬不知恥，洋洋自得的說：

「還不是那猴兒崽子抓的嘛！」

凡此都在不必問，不可考之間。祇不過，慈禧對楊小樓的寵愛，的確是無人可以比擬。此所以，名丑王長林曾有一次跟綽號「溜子」的李永泉，挺吃味兒（醋）的說：

「人家小樓到宮裏來演戲，如同來住姥姥（外祖母之謂也）家。咱們倆個，倒像是打刑部官司來了。」此外，齊如山先生也曾說過：

「……西太后一見大喜，遂大紅而特紅。西后愛他的熱度，實比他伶高的多，雖鑫培亦不及。」

有人說楊小樓的戲，學的是俞菊笙，其實他不過摹倣俞菊笙較多而已。他不及俞菊笙的威武雄壯，但却另有他自己的那份雍容雅練。所以他扮演靠背的大將，跟穿箭衣的武生，都極為相宜。——趙子龍、黃天霸一類的角色，是他最擅勝場的。

上海三大亨撐腰

新艷秋能跟楊小樓同台演出於開明戲院，那正是她「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」的登峯造極時期。她的聲勢不但蓋過程硯秋，連伶王梅蘭芳都因之大受威脅。「坤伶主席新艷秋」，鋒頭之健，一時無兩，小妮子總算不負她家人的殷切期望。

那不敵正，當中央明令討伐，「擴大會議」終告煙消雲散。曾仲鳴也跟着汪精衛，很狼狽的離開了北平故都。但是曾郎之走，對於聲勢已成，地位尤穩的新艷秋，可以說是影響並不很大。她在北平照樣的紅得發紫，日進斗金。祇不過，曾仲鳴對她却朝思暮想，魂夢為勞。因此，到了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中，首都政局又有變動，林森代理國民政府主席。二十一年元月二十八日，中央政治會議推汪精衛為行政院長，汪記當權，他的心腹

智囊曾仲鳴，自然也就「一人得道，雞犬昇天」，當上了行政院副秘書長，又復是首都南京最活躍，而且也是最有權勢的人物。他一朝權在手，便將相思債來償。從故都北平把新艷秋接到上海，演出於更新舞台，利用他的政治力量 and 人事關係，狂捧鼓吹，不用說又讓新艷秋紅遍了春申江。上海人還賜她一個美諡，稱之爲「袖珍程硯秋」。「袖珍」者，意思同於現代的「迷你」。

汪精衛當行政院長，正值九一八事件方在大興國際交涉之中。而一二八淞滬之戰旋又繼之而起，國難臨頭，情勢空前嚴重。國民政府爲了表示不屈不撓，長期抗戰的決心，曾經一度遷往洛陽辦公。然而當淞滬停戰，四月一日上海各業復市，雖然全國抗日禦侮的呼聲越來越高，但是以汪精衛爲首的那一羣政壇顯要，如曾仲鳴、林柏生流，却仍還在尋歡作樂，醉生夢死。自北伐軍興，底定京滬，以迄一二八淞滬之戰，中央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公務員嚴肅心情，節約風氣，幾幾乎被他們這一小羣人破壞無遺，摧毀殆盡。進而導致民間的苟安心理，更造成了野心人士，反動份子對於執政當局攻訐抨擊的口實。影響中央威信，頗不在小，這可以說完全是曾仲鳴等一班汪派人物不容置諱的罪咎。那時候，曾仲鳴就因爲迷戀新艷秋，僕僕風塵於南京、上海之間，美其名曰星期渡假，搭飛機，掛花車，豪情勝慨，一擲千金在所不惜。於是上行下效，相沿成風，九一八、一二八兩次大戰的滿目創痍，民生凋疲，一概的被他們拋諸腦後了。

曾仲鳴、方君璧夫婦，跟影后胡蝶、潘有聲那一對相當要好。還有汪精衛跟前的另一位紅人林柏生，林柏生的太太和方君璧一般的是名門閨秀，美人胎子。這三對郎才（財）女貌，銖兩悉稱的名流夫婦，經常上更新舞台爲新艷秋捧場。同行的尤有上海商會會長「多子王」王曉籟，前呼後擁，昂然入座，套一句俗話：「光這幾位捧場貴客，就够瞧老半天了的。」

新艷秋在上海更新演唱了一段時期，論賣座之佳，鋒頭之健，當然不言可喻。同時，由於他是汪記寵信，國府新貴曾仲鳴的禁脔，有上海三大亨黃杜張，乃至王鳴鑾一輩的名流給她捧場撐腰，沒人敢打她的主意。她自己已無須乎利用台下的廣結歡喜緣，出賣色相來增加收入，有以號召。所以新艷秋成了上海有史以來除李玉芝相侔，以名花有主姿態出現，從不鬧桃色鈕司的美艷坤伶。由而使她令人刮目相看，身價水漲船高。在上海顧曲周郎的心目之中，留下深刻而不可磨滅的良好影響。在這一方面她是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項背的。尤其是，論扮相新艷秋和程硯秋不僅相似酷肖，甚且比發福臃腫以後的程硯秋，更增幾分婀娜俊俏。論唱工新艷秋盡得程硯秋新腔的精髓，還少了程硯秋那份「抽絲墊字大喘氣」的毛病。她的班底全部是「秋聲社」的舊人，顯然比程硯秋的新班底更見整齊。論人緣她因為曾仲鳴的關係，又較程硯秋更上層樓高了一級。在此種種有利的情況之下，她在上海紅遍氍毹，大有斬獲，那是全然不成問題的。

「師徒鬥法」沒那話

許是由於人言可畏，凍於輿論物議。許是由於京滬兩地頗有距離，曾仲鳴公務繁忙。覺得專為捧愛姬的場，來回兩頭跑，未免太就攔時間了。在汪精衛主政時期的首都南京，正值九一八、一二八已成過去，日本軍閥的全面侵略，大禍臨頭，猶仍在暗裏醞釀之中。六朝金粉，秦淮春色，形成了苟且貪安的畸形繁榮現象。南京各大戲院的營業，比黃浦灘上，春申江畔遜色不到那裏。當時程硯秋正在南京大世界戲院演唱，連日爆滿，盛況不衰。因此，曾仲鳴便向新硯秋提出了建議，何不追到南京，再跟程硯秋打一次對台，別一別苗頭？新艷秋唯曾郎之命是聽，也就無可無不可的應允了。於是曾仲鳴便與冲冲的安排她在南京大戲院上演。

當南京各報登出了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即將來京，演出於南京大戲院的消息。程硯秋便心知她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」，內心中難免不起惴惴然的感覺。果不其然，新艷秋在曾仲鳴的大力捧場，悉心安排之下，一到南京便令人深覺她的聲勢不同凡響，浸浸然駕乎程硯秋之上。再加上新艷秋的得勢不饒人，她的家人和全部班底又在因風煽火，竭力掇促。新艷秋便下定決心，要跟程硯秋一路苗頭別到底。

於是，一雄一雌相競，演變而成白刃相加，正面火併。程硯秋今天貼出來的戲碼是「紅拂」，新艷秋就也唱「紅拂傳」，程硯秋演「文姬歸漢」，新艷秋也照樣卯上。問題不在雙方藝事的高低，而在新艷秋的後台老闖太有勢力，權傾一時。程硯秋又一度的相形見絀，鐵羽而去。一般觀眾從「程硯秋」、「新艷秋」兩位名伶的藝名上聯想，誰都以爲他們是師父徒弟。師徒鬥法的趣談騰喧金陵白下，等到「師父」鬥不過「徒弟」，偃旗鼓，悄然一走了之。可以想像得到的是，程硯秋在聲譽上受到了多大的損失。——這個無可名狀的懶恨，直到程硯秋身死爲止，他幾於一輩子都吃癩於新艷秋，新艷秋無疑是程硯秋的命中剋星。

南京演唱「師徒鬥法」，鬥垮了程硯秋以後，新艷秋借步登高，聲名大噪。這恐怕是她一生中最高得意的一段時期。曾仲鳴對她多年如一，愛得死脫。新艷秋在南京紅極一時的那段時期裏，每天夜裏下了戲，都有一部新式汽車停在南京大戲院的後台門口，迎接佳人回曾仲鳴的陵園私邸。曾仲鳴和新艷秋男貪女愛，公然雙飛雙宿。曾夫人不提抗議，汪精衛則對他部屬的私生活，更是向來不予置理。

禮記「曲禮」有謂：「行前朱鳥而後玄武，左青龍而右白虎。」疏曰：「朱鳥、玄武、青龍、白虎，四方宿名也。」又「人元祕樞經」說：

「白虎者，歲中凶神也，常居歲後四辰。」

後來不知怎的，又有了「男青龍女白虎」的傳說。男青龍，指男子的胸毛特別發達。女白虎，係謂遍體潔白如玉，和「男青龍」所形容的恰正相反。由於「白虎，歲中凶神也」之說，便有了一跟「白虎星君」相接近便大不吉利，重則喪生，輕則倒楣的說法。據說，新艷秋的美中不足，厥爲她是白虎。此所以會仲鳴迷戀新艷秋，不出五年，就發生了汪精衛遇刺事件，靠山一倒，會仲鳴也就由紅而黑，無復當年之權傾朝野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新艷秋忽然動了北旋之念，她要回北平去演唱，會仲鳴留她不住，祇好寫了一封信給時在北平的繆斌，託他代爲招拂新艷秋。殊不知，他這一次竟是所託非人，把一塊羊肉，往虎口裏送了。

小道士繆斌入幕

當年華北，已在日本軍閥的勢力籠罩之下，早在民國二十五年日本提出「華北特殊化」，不惜悍然進兵華北。華北當局宋哲元爲敷衍日方，特地延攬北洋皖系親日派的健將王揖唐爲內政委員會主任委員，綽號「王瞎子」的王克敏爲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。這二王都是漢奸的「前輩」，日本軍閥的鷹犬。在他們的週圍，正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在鑽營活動，他們罔顧國家民族大義，一心想在未來日軍羽翼下的華北新政權，分一杯之羹。繆斌，正是這批準字號的漢奸之一。

繆斌也算得上是個老官僚了，他是江蘇無錫人，綽號小道士，長得既肥胖又臃腫。光頭，禿頂，戴近視眼鏡。北伐以後，曾經做過一任江蘇民政廳長，旋不久即因貪污舞弊，東窗事發，因而被革了職，但却保住了他的中央候補委員一席。他便仗着這個不大不小的頭銜，和出主江蘇民政，刮地皮得來的錢，住在北平，和王揖唐、王克敏一批漢奸，沆瀣一氣。

小道士繆斌和新艷秋的一段孽緣，竟由名花之主曾仲鳴所促成，這真是令人無從想像的一件事。緣在民國二十六年六月，新艷秋在首都演唱，紅到發紫，載譽而歸。曾仲鳴爲了表示他的情意纏綿，細密潑貼，特地跟時在北平蠻有點地位的繆斌，打個招呼，請繆斌對他的心上人多多照顧。繆斌却正好趁這機會，藉此因由，千方百計的和新艷秋接近。其實繆斌和新艷秋早就老相識了，當新艷秋南下淘金之前，繆斌以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，住在北平，閒來無事，也曾去看過新艷秋的戲。還有一次跟朋友同去新艷秋的家裏，專誠拜訪，當時介紹人便打趣的說：

「繆委員，這位是新艷秋主席啊。你得好好的侍候。」

自此，繆斌便常到新艷秋的香閣留連，只是以他當時的財勢，還不够資格升堂入室，一親芳澤。等到新艷秋從首都繁旋，繆斌由於華北風雲緊急，中日交涉頻繁。他插足其間，左右逢源，自此聲價倍增，財源大開，已非當年吳下阿蒙可比。當新艷秋在北平東安市場吉祥戲園登台，北平故都早已陷敵。繆斌成了有頭有臉的大漢奸，更是耀武揚威，令路人爲之側目。尤其曾仲鳴已隨國民政府西遷，新艷秋自此無法再照他的牌頭。繆斌於是竭力報效，大大捧場，從而贏得伊人的芳心感激，委身以待。陳倉暗渡，繆斌走了這一步桃花運，自以爲是一筋斗跌進青雲裏了。

早期華北的兩大巨奸，王揖唐和王克敏，前者以「皖系」、「安福系」巨子，親日派首領相標榜。王克敏則比他更上層樓，他是可以和東京大本營直接通聲息的所謂「日系」。因此，當七七事變，蘆橋變作，平津兩地相繼陷日，衆漢奸紛紛的走東洋路線，王克敏是要比王揖唐吃香得多。繆斌看準了這一點，所以他始終都倒向王克敏的這一邊。北平陷敵之初，有所謂「新民會」的漢奸組織，「新民會」的會長是王克敏，「副會長」

一席，即由王克敏昇予繆斌。嗣後，「新民會」改稱：「京津治安維持聯合會」，繆斌仍爲王克敏的副手如故。及至日閥支使王克敏、王揖唐、繆斌、湯爾和、高凌蔚、董康、齊燮元、朱深等人在北平組設偽「臨時政府」，以河北、察哈爾、綏遠、河南、山東五省淪陷地區爲其「管轄範圍」，並由日方指定王克敏爲頭目，繆斌依然是王克敏的得力助手。這批漢奸在日本軍部的直接指揮之下，實權是抓不到的，僅祇能過過僞官的癮而已。除此之外，他們就可狐假虎威，吓唬吓唬老百姓，敲榨勒索，聚斂培克，多搞兩文骯髒齷齪的造孽錢罷了。

但是，無分愛國志士，地下份子，都由於他們爲虎作倀，甘作爪牙，而把他們恨之入骨，必欲得之而甘心。因此，抗戰期間，淪陷區裏，鐵血鋤奸的忠勇行動，悲壯事跡，也就不絕如縷，層出不窮。繆斌，自難免成爲大目標之一。

吉祥戲園亂槍下

新艷秋專挑要人紅人而事之，她走內線的功夫，還相當的好。曾仲鳴垂青時期，新艷秋和曾仲鳴夫人方君璧要好得很。待至繆斌橫身而入，和新艷秋明來暗往，卿卿我我，她却又跟繆斌的太太成爲了手帕交。有一個星期天下午，新艷秋在北平東安市場吉祥園演唱「玉堂春」，她便藉此機會討好繆斌太太，送了她二十張票。請繆太太務必邀些朋友，去捧她的場。

說來也是湊巧之至，新艷秋贈票繆太太，事前竟忘了跟繆斌關照一聲。於是，那天繆斌也如往常一般，定一個包廂，買了十幾張池座票，邀了一批朋友，同去給自己的枕畔人捧場。他進了戲院，自己坐在第三包，讓

朋友們都坐在池座裏聽戲。在他的前面，第二包裏坐的也是一位熟人，僞北平確碯局局長秦通理。

繆太太收下了新艷秋的二十張票，她本來已經忘記了這件小事的。却是，那天下午到王府井大街買東西，將近東安市場，忽一眼瞥見繆斌的汽車停在那裏。當時，繆斌跟新艷秋如何如何，早已鬧得風風雨雨，繆太太自難免也聽到點風聲。她一見繆斌的汽車停在吉祥園附近，又想起自己皮包裏不好有着當天演出的戲票嗎？所以，她便叫司機把車子開到吉祥園，同時還說了句：

「正好我有新艷秋送來的票，讓我進去看看，那死鬼是否也在吉祥園裏。」

繆斌正在第三包裏，聽他心上人在戲台上「一字一淚」在唱。忽然聽見腦後有腳步聲響，猛一回頭，居然看見他太太正在向包廂這邊走來，當下不免大喫一驚，忙不迭的出了包廂，奪路而逃。唯恐雌老虎一旦發威，抓破面皮，情面難看。那繆太太也思深度近視，在黑黝黝的甬道上，驀的有人匆匆而去，正好跟她擦身而過。看那身影，彷彿便是繆斌。因此，繆太太一個轉身，快步追下樓去。

就在樓梯上，繆太太和一男一女劈面相逢。當下她急於追上繆斌，看個清楚明白，所以並不會在意，那位男士和繆斌恰有虎賁中郎之似。

上樓來的男士姓關，業醫，廣東人，年齡長相衣着都跟繆斌相彷彿，女的有一個香艷的芳名叫「秦樓月」，是上海的一名舞女，新近被關醫師量珠聘來，納爲妾侍。這一次由上海來北平，便是「度蜜月」來的。關醫師和秦通理是舊日相識，那天下午他正好應秦通理之邀，帶了姨太太上吉祥園聽戲。

照說他應該坐在秦通理的第二包，可是他一旦上樓，眼見第三包空着，跟秦通理所坐的第二包又祇有半牆之隔。他爲了貪圖近便，少走幾步路，乾脆就帶着新寵往第三包裏一坐，側過臉去和秦通理低聲的打招呼。殊

不知便由於這一念之差，使他白白的送了性命，成了枉死城裏的一個新鬼。

關醫師和他的新寵剛坐下來不及，從第三包的後面轉出來一位黑衣人，他舉起手槍，靦準關醫師的背部，便是連連的發射。當時台上的新艷秋正唱到：「來至在都察院……」博得滿場轟雷一般的采聲。采聲不歇中鎗聲反被淹沒，所以台上台下都不曾覺出樓上包廂發生了驚人命案。唯有關醫師在中第一彈時，猛可的跳了起來，他猶能高聲的問：

「這……這是做什麼？」

一個「麼」字還在餘音嫋嫋，關醫師已連中數槍倒臥血泊。他往他姨太太的懷裏一栽，轟然一聲巨響，兩人雙雙的摔到地上。

關醫師的姨太太駭極驚呼，使紅氍毹上新艷秋的演唱爲之中輟。滿坑滿谷的聽衆，一聽說戲園子裏出了行刺殺人的血案，頓時就秩序大亂，紛紛的奪門而逃。好戲唱不下去了。

玉堂春假戲真唱

日本憲兵和敵僞警察接踵趕到現場，吉祥園的聽衆先已走避一空。由於這是北平陷敵以後，在公開場合，戲園子裏破題兒第一遭的命案。日本憲兵當局很拿它當作正經事辦，事後調查，一致認爲刺客的目標是在大漢奸繆斌，因爲關醫師與人無恩無怨，又是頭一回來逛北平。這時節繆太太有機可乘，不免妒心一橫，「辣手摧花」，以絕後患。她一口咬定暗殺案件係由新艷秋所主持，她所提供的證據，是新艷秋送她的那二十張戲票。她說這正是新艷秋誘他夫妻前往聽戲而唆使刺客遂行暗殺。

於是新豔秋的那一齣玉堂春弄假成真，她預知命案發生多半會牽涉到她的頭上。當日本憲警如臨大敵，大舉出動，將東安門市場大門嚴密封鎖，一舉逮捕了好幾百人。新豔秋嚇得來不及卸裝，就逃到了偽北平市長江朝宗的家裏。江朝宗起先將她加以隱匿，但却經不起日本憲警接二連三的前來搜查。那江朝宗也是個怕事的人，他終於把新豔秋獻了出來，送進虎口。

事後據說：那位上海來的關醫師有個習慣，每天必定要晝寢若干時，那天他起先答應了秦通理的聽戲之約。可是等他午睡醒來，算算時間，那天下午的戲，已經快演大軸了，所以關醫師說：

「只剩一齣玉堂春了，何必麻煩費事出這趟門，便不去也罷。」

可是他的新寵不依，口口聲聲的說：

「我就是要看新豔秋的王堂春，大軸以前的戲，我才不要看哩。」

關醫師喫她纏不過，只好穿上衣服陪她出門。殊不料，正好趕上給繆斌做了替死鬼。爲這一樁血案，故都北平的人都說：

「姨太太討不得。」

「大太太終有幫夫命。」

因爲，設若不是繆斌一眼瞥見他太太，嚇得奪路而逃，那麼當天的死者就是他了。

新豔秋起先被關在巡警局，後來日本憲兵認定了她「勾結」重慶份子，行刺大漢奸繆斌。因而把她從巡警局裏提了去，嚴刑拷打，喫足了苦頭，細皮嫩肉的女孀娃，紅女伶，竟被不解風情的日本憲兵飽予凌辱，橫加蹂躪。她坐了很久的牢，最後還是繆斌憐香惜玉，瞞着太太把她救了出來。

經過了這一次天外飛來的橫禍，遭了無妄的牢獄之災。新豔秋跟小道士祇好黯然道別。她在北平混不下去了，便二度南下，再度演出於上海更新舞台。當其時，梅蘭芳滯留香港，程硯秋隱居北平青龍橋。上海雖已淪陷，但是太平洋戰爭猶未爆發，公共租界與法租界，依然紙醉金迷，急管繁弦，呈現畸形的繁榮現象。新豔秋在更新演唱時期不但照樣的走紅，而且還有更勝於前之概。

這一次，她又逢「貴人」，由大江南北首屈一指的名小生俞振飛給她配戲。

俞振飛，姑蘇世家子弟，行五，人稱「俞五」而不名。若論他的一生，可謂在台上是風流小生，在台下是小生風流，總歸脫離不了這四個字。俞振飛是江南名度曲家俞粟廬的公子，嫻於崑曲，更擅撥笛。蘇州有錢人家子弟都以唱崑曲為唯一賞心樂事，俞粟廬尤為個中翹楚，卓然成家的人物。他唱崑曲到了嗜之成癖的程度，因此極欲俞振飛能得他的衣鉢真傳。俞振飛小的時候便由他父親親授唱曲，往往是抓一把銅錢放在桌上，自己撚笛命兒子一遍又一遍的唱。唱一遍數一個錢，直到全部銅錢數完，方始算是告一段落。

張宗昌和梅蘭芳

俞五最擅長的是崑曲，所欠缺的厥為身段和口勁。那是因為他不像其他科班出身的小生一樣，自幼在這兩方面下過功夫。所以他起先是以崑曲名票揚名天下，他曾經在上海康腦脫路徐園，唱過全本的「問探」和「宛城刺繡」。「宛城」由名醫師龐京周飾探子，「宛城刺繡」則由徐凌雲飾曹操，徐子權飾典章，那徐園便是徐凌雲的別墅。這兩齣戲已使俞五的聲譽鵲起，鋒頭健極。然而俞五在正式下海之前，他的一齣得意傑作，還是至今猶仍膾炙人口的販馬記。

「販馬記」是弋腔，原由李麗華的老太爺李桂芳和碧雲霞所唱紅。然後再由俞振飛和俞傳珩（志成，曾任台中）研究琢磨，加以改良，方始成爲一齣家喻戶曉的好戲。俞振飛扮相風流儒雅，所以他適宜於唱巾生，飾演有書卷氣的小生。因此，「亭會」、「秋江」、「拆書」、「跪地」全是他的拿手傑作。然而正其因爲俞振



「汪大頭」汪桂芬僧裝劇照。新艷秋的好搭配，名鬚生郭仲衡學汪大頭，一致公認是最能得其神韻的。

坤伶主席新艷秋

飛台下風流，他在如戲人生中演出的小生「傑作」要比台上的演唱更加精采。俞振飛在故都北平住過一段時期，當年他主演的風流趣劇，正不知有多少。不過其中最瘋狂大胆的一齣，當數搭上亞仙。

亞仙是北平八大胡同韓家潭雙鳳院的紅牌名妓，她的出名在於她的作風大胆，能够盤腸大戰，喫得死脫。亞仙的容貌乍看之下也屬娟秀纖麗者流，殊不料她的風騷入骨，能把面皮豁開了去。連登徒子，急色兒一經交鋒也莫不爲之咋舌，知難而退。她是專愛征服男人的女人，憑她的色相與

手腕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皓首匹夫，少年兒郎，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其實亞仙何嘗不想擇人而事，早日從良呢？祇是她那隨心所欲，無所不爲的大胆作風未免太過於出名了，遂使無人敢於跟她作天長日久，互爲連理的打算。譬如男女情誼，但凡和亞仙一經交往，偶一深入，在男的這一方頓時便深感相形見絀，無從堅持到底。如此這般，遂使亞仙始終都在遇人不「贖」的滯留狀態之中。

直到民國十三年，直奉第二次大戰爆發，吳佩孚正與張作霖在山海關內鏖戰。馮玉祥由段祺瑞經手，得了張作霖的一百五十萬老奉票，遼爾自熱河古峯口倒戈，潛師回京，斷絕了吳玉帥的後路。於是直奉二次大戰戰局急轉直下，奉勝直敗，張作霖在北平掛帥，張宗昌既有戰功，又收降了吳佩孚的無數潰兵，勢力日益膨脹，他也在北平城裏駐防。

那時節張宗昌氣燄之高，威風之大，與乎手條子之闊，在北洋軍閥之中着實不作第二人想。他坐擁重兵，腰纏巨萬。槍桿子和大洋錢一般兒的既硬又多，當然也就胡天胡帝，爲所欲爲。有一天他過生日，爲了大宴親朋好友，不惜一擲萬金祝壽稱觴，他點了一齣八大名旦合演的「四五花洞」，必欲邀齊故都名伶梅蘭芳、程硯秋、尚小雲、荀慧生、徐碧雲、朱琴心、小翠花和朱幼芬，講好了合酬五千大洋。

其實，在張大帥的淫威之下，即使他一個子兒也不花，八大名旦誰又敢於缺席遲到。那一夜，張宗昌的長大身軀四叉八仰，坐沒坐像站沒站像的在前排正當中座位上聽戲。當四五花洞登場，八大名旦之中就數梅蘭芳扮相最美，端的是色冠羣芳，鮮艷有如露滴牡丹。直看得張大師兩眼發直，垂涎三丈。

當梅蘭芳還在台上調笑諠浪，嬌聲嚶嚶的調侃胡大砲。台底下的張大帥却已心旌搖搖，癡不可支。他派一名副官去後台，專爲通知梅蘭芳，說是：

「大帥有令，請梅老闖下了戲別忙走，大帥要請他吃宵夜。」

移花接木荐亞仙

梅蘭芳一聽張宗昌單祇留下他一個，還指明了要請他吃宵夜，心想這頓宵夜怎生消受得了？直嚇得他坐立不安，神魂不定。使他遇圍的朋友、跟包、琴師、打鼓佬，也無不代他着急，無以爲計。商議了老半天之後，方始有人建議，託那辦袁世凱御用的「亞細亞報」出身，忝在洪憲禍首十三太保之一的薛大可，代伶王梅蘭芳擋那麼一擋。薛大可是張宗昌的酒肉朋友，在他跟前能說得起話。此公一向在北洋軍閥堆裏當清客，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來過台灣，後來就在台北窮途潦倒而死。——當時便由薛大可想出了一個「移花接木」的計較，連忙派人到八大胡同多找些漂亮的窈窕兒來，伶王梅蘭芳爲了免受此辱，願意自掏腰包，出一名窈窕兒二百元夜渡資的重價，祇求能使張大帥轉移目標。不一會兒由梅蘭芳的朋友精挑細選，一共選了十名頂兒尖兒的紅牌名妓，前來張宗昌的大帥府。這其中，就有能征慣戰的亞仙在內。

梅蘭芳的朋友跟亞仙打開天窗說亮話，願付任何代價，祇求她能委身以代，幫梅蘭芳一次大忙，讓他今夜脫身。亞仙仗着自己有混身的解數，又聽說張宗昌原是見一個愛一個，貪多嚼不爛的粗夯漢。既有大把鈔票可拿，還能套上不少的交情，這又何樂而不爲呢。於是，她領着九員女將，進了張大帥的大廳，驚叱燕語，投懷送吻，纏住張宗昌和他那些貴客們不放。張宗昌也不知道這些娘兒們是從那兒來的，但覺得目迷五色，眼花撩亂。亞仙趁此機會嘍勁大發，米湯猛灌，使張宗昌和他的貴客彷彿跌進了迷魂陣裏一般。時近午夜，梅蘭芳卸裝以後來應張大帥宵夜之約，勾人魂魄的潘金蓮，忽又變成西裝畢挺的鬚眉男兒漢。怎比得上亞仙豐若無骨，

好一身細皮白肉。張宗昌果然就把色心一轉，跟那亞仙調笑謔浪，無所不至。無遮大會開到天色將曙，張宗昌反倒嫌梅蘭芳「泡」在那兒礙事了，他對梅蘭芳說：

「今兒晚上可累了你啦。下次有機會，再請你來唱吧。」

斯語一出，梅蘭芳如逢大赦，他再三稱謝，告辭而去。接下去便是佳賓齊散，張大帥祇留亞仙。另外九名密姐兒，一人又得手三百塊大洋的賞賜。

張宗昌和亞仙定情之夕，男貪女愛，依依不捨。臨別之際張大帥說：

「亞仙，妳別再幹那個皮肉營生了。乾脆，本大帥給妳脫了籍吧。」

亞仙當然沒什麼不願意的，不過她却提出了兩項條件。頭一樁是她的贖身銀得兩萬大洋，第二樁她要跟張大帥告三天的「假」，以便安排料理一切，這以後就限定了張大帥了。張宗昌說區區小事那還不容易辦嗎？當場就答應了下來。於是亞仙回到韓家潭雙鳳院，向老鴛鴦納了贖身銀兩，再大開盛宴，遍邀要好姊妹，暢敘一番。她光光彩彩的離開了八大胡同，上煊赫一時的大帥府，當了張宗昌的四姨太。

張宗昌在北洋軍閥之中是個大怪物，他一生有三不知：一不知擁兵幾許，二不知有錢若干，三不知姨太太究有多少。他在北平動了梅蘭芳的歪念，反倒娶了顛倒衆生的亞仙姑娘。當時，他原是張作霖的部下，隨着張作霖打到關內來的，他在北平被亞仙迷得神魂顛倒，夜夜春宵。張作霖却打了個電報給他，問起他來，他留在關外的那些位姨太太，是否全部護送入關，跟他團圓？那張宗昌倒也大方，他回一個電報，請張作霖代他就地遣散，一舉解決，就此了結一大堆的麻煩。

俞五亞仙刀口孽緣

民國十三年春夏之交，俞振飛跟張宗昌最心愛的四姨太亞仙，不知怎樣勾搭上了，那亞仙的作風也是大膽，她在張宗昌的身邊，居然敢偷偷的溜出門去，跟俞振飛在六國飯店開起了長房間來。祇要一有機會，她便趕赴六國飯店，會她的情郎俞振飛。這一件私情，張宗昌究竟曉不曉得？無人可知，不過，正當俞振飛和亞仙不斷幽會打得火熱，忽然傳出張宗昌的副手，也曾當過直魯聯軍總司令，直隸督軍的褚玉璞，活埋了名伶高三奎，劉漢臣的消息，其原因，正由於高三奎、劉漢臣跟褚玉璞的姨太太私通。這個消息傳到俞振飛的耳裏，他心想自己也是問心有愧，莫要為爭亞仙，白白的送了性命。所以他嚇得連夜逃走，由北平又到了上海。

回上海後的俞振飛，由於親戚朋友，對於他的沾花惹草，專鬧桃色糾紛，認為他玷辱家門，因而大為不滿。就這樣，俞振飛失却輿援，又乏足以謀生的一技之長，他漸漸的潦倒侷僚。直到張宗昌離開了北平城，他再度北上，認識了一位陳姓朋友的太太黃曼耘，共他教唱崑曲。兩人唱呀唱的，弄假成真起來了。黃曼耘跟她的丈夫正式離婚，帶一個女兒，跟俞振飛又回到上海。從此，俞振飛有了家室之累，生活迫人，他的境況越來越拮据了。生計維難，迫於無奈，他便想到爽性下海唱戲，可是光憑他那點崑曲底子，要想登台亮相，那是絕對辦不到的，因此，俞振飛便唯有再上北平，拜程繼仙為師，跟他學唱小生。

程繼仙是程大老闆程長庚的孫子，清末民初的名小生中，除徐小香、王楞仙之外，就得數程繼仙了，當時徐王早已物故，程繼仙乃成為菊壇小生祭酒。他知道俞振飛的崑曲根柢深，的確是一個可造之才，因此也就視他為自己的衣鉢傳人，將所有的絕活，一股腦兒授給俞振飛。在程繼仙的心目中，是想使俞振飛能成大器，承

先啓後，爲平劇小生這一行大放異采。可是，俞振飛却因爲開支浩繁，生計攸關，他才學了不久就想正式下海。程繼仙一再的苦勸，俞振飛却再三力請，逼得程繼仙無可奈何，他就嘆了口氣說：

「你玩藝兒還沒學全，就想登台亮相。說起來，你總是我教出來的。我的名譽可不能由着你砸，這樣吧，你幾時登台，我親自給你把場。免得你鬧出笑話來，給我丟人現世！」

所以，俞振飛第一次正式下海唱戲，是由他師父程繼仙代他把場的，事後據他告訴朋友說：

「說也奇怪，在這以前，我票戲登台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數了，舞台經驗，可以說得上相當的豐富。可是臨到我正式下海演出的那一天，可就太不對勁了，兩條腿簡直的在鬧別扭，像彈棉花似的一舉步有千斤重，再怎樣也邁不出去。幸虧我師父從我屁股後面蹬了一腳，這才把我一腳蹬在台上。唉，如今回想，初次登台真要比女人難產更難些！」

俞振飛在北平初次下海，成績並不怎麼好，他在票昆曲時，人人讚好，個個誇獎，稱之爲紅遍大江南北也不爲過。一旦正式成爲演員，觀衆就開始大搖其頭，指這摘那的了，都說俞五的玩藝兒不地道地。不過，這種情形，等他回到上海演唱以後，也就大大的改觀。上海人捧他的程度，還在於捧新艷秋之上。自此，奠定了他在平劇界首席小生的地位。

在北平，俞振飛是給程硯秋配戲，成爲程硯秋繼王又荃、顧珩之後的一位重要配角。王又荃是給新艷秋挖了去的，顧珩則扮相嫌胖，步履蹣跚。所以程硯秋聽說俞五下海，立刻便央人請他到自己的班子裏來。那時節俞五首度登台唱營業戲，心情比較緊張，再加上程硯秋對於他的搭配規定過於嚴苛。程硯秋不許他的搭配要一聲彩，在他的私房戲中，小生都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投手舉足，都有限制，戲也減到最低程度。例如全本金

鎖記中的那位丈夫，剛登台亮相過一場，馬上就死翹翹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俞五想要有所發揮，當然是難於上青天。也正因為這一層緣故，俞振飛和程硯秋鬧得很不愉快，終於這程俞一擋又是不歡而散。

俞葉封與張「大帥」

俞振飛在北平賦了一陣子閑，上海的朋友們很關心他的生活，一次次的催他回南邊，俞振飛却又怕回到上海依舊坐喫山空，一籌莫展，可是名票孫養農、趙培鑫、陸菊生等人對他不勝之懷念，函電交馳，敦促南旋。俞振飛卻不過朋友們的好意，他還是束裝南下，重履黃浦灘。他不會組班或搭班演唱，由趙培鑫特為他設了一個票房，在報章雜誌上也不時可見俞五的大名，比他在北平傍程硯秋時總算好得多了。

等到抗戰爆發，七七變作，八一三之役相繼而起。繆斌在北平遇刺誤中副車，新艷秋受了牽連被捕下獄，很喫了不少東洋苦頭。她覺得北平就不下去了，就跟上海更新舞台簽了合約。那時候她班子裏的首席小生王又荃業已病故，托人去跟俞振飛一說，俞振飛欣然同意跟新老團同台演出，沾了俞振飛是南方人的光，新艷秋的名氣也就越來越響亮，票房紀錄尤其直線上昇，那真是新艷秋極泰來最得意的一段時期。何況俞振飛的玩藝畢竟要比王又荃高一級，新艷秋、俞振飛兩位老闆在更新舞台演出全本連環計、鳳儀亭擲戟，戲院門前車水馬龍，盛極一時，捧新艷秋和捧俞振飛的匯合了一股熱流，兩派捧場客的聲勢，委實是旗鼓相當。

上海淪陷時期，三大亨之中的黃金榮早已退休，杜月笙凜於義不帝奏的國家民族大義，先到香港，後赴重慶。三大亨就剩下一個說什麼也不肯走的張嘯林，獨在黃浦灘上稱霸一方，其實呢，他是在想撈一個漢奸官來做做，過一過他的自封「大帥」癮。

張嘯林有一個極要好的朋友，同道，將近二十年的得力助手，此人姓俞，名葉封，在黃浦灘上資格相當的老。他和張嘯林同是杭州人，前清末年就在上海任職水巡砲艇哨官（排長），後來又在嘉興擔任緝私統領（營長），在上海、杭州之間交遊頗廣，字號響亮，跟私梟毒販暗底下很有來往。張嘯林之與黃金榮、杜月笙接洽，就是俞葉封從中拉的線，從此他成爲三大亨周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三大亨當年販賣鴉片烟，俞葉封尤爲最得力的幫手。不過俞葉封在三大亨之中，仍數跟張嘯林最爲接近。所以張嘯林在上海淪陷以後留下不走，俞葉封也一腳跟進，繼續追隨左右。

新艷秋一到上海，自然要到張「大帥」張嘯林的公館拜碼頭，當面要求「大帥捧場」，張嘯林一口答應，俞葉封則迷戀於新艷秋的美色，格外的起勁，從此他逐日爲更新舞台的座上客，把新艷秋捧到了九霄雲裏，新艷秋感激涕零，自然又得委身以事，博取俞葉封的歡心，使俞葉封繼續會仲鳴、繆斌以後，成了她的入幕之賓。

張嘯林和俞葉封通力合作，時刻準備與日本人搭線，目的在使張嘯林做一任偽浙江省政府主席。張嘯林曾經和日本侵華特務頭子土肥原接連見過三次面，正式談判「雙方攜手」問題。第一次見面的地點是在上海虹口東湖旅社。當年上海淪陷時期，租界和日軍盤踞地區以一條蘇州河爲界，通往蘇州河彼岸的各橋樑由租界駐軍和日本皇軍日夜把守，戒備森嚴，楚河漢界涇渭分明，因此上海人說「過橋去」那便有着跟敵軍勾搭的意味，受之者引爲奇恥大辱，等於罵他是漢奸。三大亨之一的張「大帥」肯於過橋，可見他是決心通敵，要跟日本軍方合作到底，從這一天起，也就埋下了他和他的得力助手、老朋友俞葉封，一對老搭檔的殺身禍根。

頭一次張「大帥」過外白渡橋到東湖旅社，見到了時任日軍第十四師團長的土肥原賢二。土肥原代表日本軍方，向張「大帥」致意，希望他回到方由日本攻陷不久的杭州，組織維持會，協助日軍恢復地方秩序。但是

張「大帥」背後有俞葉封代爲策劃，他認爲「維持會」局面太小，張「大帥」未便屈就，要是弄個假浙江省主席逞逞威風，那倒不妨湊這趟混水，做一做遺臭萬年的漢奸。光這一點，就可以知道張嘯林的「道行」，委實不如杜月笙遠甚。抗戰以前在黃浦灘上杜月笙、張嘯林的名氣差相彷彿，勢力也不相上下。但是杜月笙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有自知之明，深明國家民族大義，他雖然和達官要人深相結納，但却從來不曾想到做官這一層上去。張嘯林却大大的不同了，他把他從杭州清波門「攢三和」設賭局詐騙鄉愚，直爬到白相人中頂兒尖兒的地位，也當做了「官場」之中的履歷，居然想當僞浙江省主席。殊不知土肥原祇不過想利用他在白相人地界的力量，維持維持杭州城裏的戰後秩序。那裏想到張「大帥」竟然有這麼大的胃口？所以張士第一次見面就談不出個所以然，雙方都在虛與委蛇，張嘯林答應土肥原派個人到杭州去「從旁協助」，土肥原則對於張嘯林的要求，表示他將予以考慮。

土肥原玩個小魔術

殊不知這一來張嘯林和俞葉封便一廂情願的以爲將有「大官做」了，彷彿僞浙江省主席已經成了他們的囊中物。自此張嘯林、俞葉封益發的飛揚浮躁，虛僞恃氣。白相人大亨外帶上行將「赴任」的僞官，使張「大帥」和俞葉封的氣餒越來越高，派頭越來越大。俞葉封就在這睥睨一切，不可一世的時期喫牢了新艷秋，將紅氍毹上顛倒衆生，冠絕羣芳的新艷秋据爲己有。新艷秋呢，處在矮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。她在平京滬三地的舞台上誠然一日千里，光芒萬丈，連四大名旦居其二的程硯秋都一再的被她吃癩，然而在人生戰場上她却敗得非常之淒涼，像一枝任人攀折的路柳牆花，始終是權勢人物的禁癩玩物，沒有絲毫自由。更糟的是隨着局勢變化，她

正隨波逐流，每況愈下，起先是小有才情，但却使君有婦的曾仲鳴，繼則為失足落水，甘為漢奸的「小道士」繆斌，再往後居然成為白相人俞葉封的姘頭了。

在這一陣子俞葉封真是躊躇滿志，得意忘形，他每天上更新舞台捧新艷秋到場，使曾仲鳴的愛姬、繆斌的寵婢自荐枕席，屈為下陳。一面幫着張嘯林盡心學劃，多方活動，做着漢奸大官的白晝美夢。俞葉封憑他的黑社會勢力得了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，那張「大帥」還因為新艷秋是「白虎」，大大的不以為然。用他那出了名的開口三字經罵道：

「這種白虎星你也要去搭搭，總有一天要送掉你這條老命的！」



皮黃鼻祖大老闊程長庚飾，
皮黃鼻祖大老闊程長庚飾。

像這樣的「不成話」傳到新艷秋的耳中，就甭提她有多麼的傷心與委屈了。然而張嘯林的這一罵，却偏又不幸而罵中。不久以後，俞葉封果然在更新舞台遇刺，遭到手提機關鎗的猛然掃射，險些成了槍下之鬼。這「刺俞」一案當然和新艷秋無關，不過正因為有了張嘯林傳遍黃浦灘的那一罵，新艷秋是白虎星，誰跟她有過關係誰就要倒霉，這

種說法彷彿獲得證實，仰俯由人，身不由己的新艷秋，真是跳到黃河裏都洗不清了。

俗話有所謂「樹大招風，名高遭謗」，證諸人世間那是好樹壞樹，惡名美名全都是一樣的。張嘯林、俞葉封之流畢竟椎魯無文，不學無術，一心想弄個漢奸官兒做做，却又怎曉得宦場風雲之險惡，敵偽手段之毒辣，兩個人目空四海，放言無忌，以為偽浙江省政府主席是篤定泰山，穩可拿到手的了。儘在做走馬「上任」的打算，當日本軍閥一手製造的「維新政府」籌組初期，張嘯林之跟土肥原見了兩次面，一次在上海大西路某寓，張嘯林正式提出偽浙江省主席的問題，土肥原却說只要他肯於出山，一切條件都好辦。張嘯林不疑有他，當場提出不倫不類，連漢奸體制亦多所不合的下列三項條件：

一、他當偽浙江省主席，須有實權，因此他要「上馬領軍，下馬治民」。

二、他要編練「省防軍」一萬名，由日方負責供應糧秣兵械。

三、這一萬名「省防軍」的糧餉應交由他本人經手發放，不許其他人等過手。

當時，土肥原對他所開的條件，表示絕無問題，全部應允。雙方為此還做成了一個筆錄，鄭重其事的簽字如儀，然後各執一份為憑。張嘯林心花怒放，興高采烈，他明明記得已將那份要緊的筆錄納入衣袋，可是當他回到家裏一摸，却早已不翼而飛，而且往後還遍尋不着，至此方知，那正是土肥原在杭州老千跟前小試牛刀，變了一手東洋魔術。

土肥原旋不久便調任日本大本營航空總監，在他返日履新之前，曾經赴張嘯林的餞別宴，俞葉封也在座奉陪，酒酣耳熱中，張嘯林作試探性的舊話重提，土肥原依舊重申諾言，表示張嘯林的新職即可發表，然而，其結果却是就此石沉大海，杳無下文，就在土肥原離華返日以後，爲了爭奪浙省主席偽職，羣魔亂舞，勾心鬥角

，火拼血戰，時有所聞。因為當年角遂爲浙江省主席的，除了張嘯林，還有曾任浙軍師長的周鳳岐，以及賣身投靠的另一位白相人，日本在滬鷹犬，漢奸特務首腦吳雲甫。

杜月笙怕他淌渾水

遠在香港的杜月笙，耳目衆多，消息靈通，對於黃浦灘上張嘯林、俞葉封的一舉一動，清楚明白得很。他唯恐老弟兄張嘯林一念之差，誤上賊船，自隳一世的名聲。因此，他在張嘯林跟土肥原搭線時期，曾經一連多次，從香港派代表專程入滬，力勸張嘯林早日脫離黃浦灘上這處是非之地，尅期南下，跟他一道參加抗戰陣營，一盡國民義務。可是張嘯林利令智昏，忠言逆耳，他抵死不肯離開上海，使杜月笙爲他非常之着急。當他獲知張「大帥」的甘作漢奸，出賣國家民族，完全出於俞葉封的挑唆聳恿。杜月笙勃然變色，也曾嚴令俞葉封到香港去，他要當面問個明白。

杜月笙的命令，俞葉封不敢不遵，他果然悄悄的跑了一趟香港，但他却在杜月笙的跟前，指天矢日，賭神罰咒，力陳外間所傳種種都是流言，他決不會鼓動張「大帥」下水當漢奸，而且張「大帥」本人也並沒有這層意思。一口咬定，執迷不悟，使杜月笙一片愛護週全的心意無從盡到，他只好透個點子告訴俞葉封說：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，上海的愛國志士，對於甘爲虎俛的漢奸深惡痛絕，必欲得之而甘心。在杜月笙來說是煞費苦心，一腔衷誠，可是，俞葉封聽了却有如過耳春風而已。

於是，俞葉封一回到上海，照舊我行我素，繼續從事漢奸活動如故。杜月笙的嚴詞警告，却在旋踵間就成爲了事實。那一天，新艷秋和俞振飛正貼演全本連環計，演出其中最精采的一段，鳳儀亭擲戟。俞葉封照常

的到更新舞台捧場。

俞葉封力捧新艷秋，他在更新舞台長期訂有一個包廂，那日他由好朋友久記社票友名淨吳老圃陪同，到更新舞台去欣賞「床頭人」的演出。台上的戲演得正熱鬧，滿場觀眾聚精會神，鴉雀無聲的在觀劇，驀的，一陣手提機關鎗聲破空而起，更新舞台登時鷄飛貓跳，驚呼駭喊，陷於一片大亂。俞葉封是個有心病的，他總算機警，當他發現包廂後面有條黑影一閃，立刻便往前一撲，險孔貼地的伏在地面，在他旁邊的吳老圃，却糊裏糊塗的挨了幾槍，他搖搖幌幌的站起來，也往前面一栽，恰好栽到俞葉封的身上。就這樣，他成爲俞葉封的彈靶子，替死鬼，當場慘死在機關鎗下。

那時候，戲台上的俞振飛和新艷秋，正在難分難捨的演出鳳儀亭裏重逢的一幕，俞五一聽鎗聲響，嚇得他「哎呀不好」一聲叫，拋下了新艷秋抱頭鼠竄而逃。嗚呼叱咤，力敵萬人的三國第一勇將呂布，還沒等董卓尋向鳳儀亭來，先就被愛國志士的鎗聲嚇跑了。反是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沉着鎮靜，她仍然留在台上，直把她那一段戲唱完，園子裏的觀眾逃得精光，她方始從容的回到後台。一問管事，才知道是俞葉封遇刺，倖免於難，名票吳老圃則仍在血泊之中。

張嘯林三樓挨一鎗

隔不多久，日本憲兵大批聞訊趕來，封鎖現場，追捕凶手，可是一擊不中的愛國志士，早已雜在人羣之中，順利離開更新舞台。這一回，東洋憲兵又把刺俞葉封一案，栽在新艷秋的頭上，不由分說，凶神惡煞般的，把她架起就走。這是新艷秋第二次冤哉枉也的遭了牢獄之災，又喫了駐上海東洋憲兵不少的苦頭。俞葉封死裏

逃生，驚魂甫定，可是張「大帥」當天便派人來把他喊了去，一見面就破口大罵：

「×××！叫你不要去碰那個白虎星吧！此刻果然弄出事體去了。世間女子要有多少，偏你不顧性命，去碰白虎星！」

喫張「大帥」這麼一罵，俞葉封原有憐香惜玉，明知新艷秋遭了大冤枉，想要出面請日本憲兵隊查明釋放的。自此也就不便再提了。反倒連累了新艷秋，在日本憲兵隊裏受够折磨，飽盡凌辱，一直要到張嘯林被人槍殺。她才能重見天日，恢復自由。

俞葉封在更新舞台被刺，對於張嘯林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，嚴重警告。張嘯林在江湖上混了那麼些年，他焉有不知大難當頭，危機日迫的道理，因此，在俞葉封遇刺以後，他便開始加強戒備，絕少拋頭露面，甚至大門不出，二門不跨的在他華格臬路家裏孵起豆芽來。即使有要緊事情，必須出門，他也是多帶保鏢，而且吩咐司機，一看苗頭不對，立刻加速馬力，絕塵而馳。所以有一陣子，張「大帥」的汽車跟火車一樣的橫衝直撞，闖上紅燈都不煞車。就在如此這般防範嚴密之中，居然也有一次，他的汽車在駛過慕爾鳴路、福煦路口加油站的時候，都會受到愛國志士的機鎗狙擊，槍聲響處，彈下如雨，張嘯林的司機冒死衝前，一衝而過，但仍有一支車胎中彈洩了氣。張嘯林在鬼門關口打了一轉，僥倖檢了條性命回家，自此，他更足不出戶了。

詎料，「獲罪於天，罪無可道」，張嘯林多行不義必自斃，有一天，他「閉門家中坐，禍從樓下來」，張嘯林正在樓上，忽然聽見樓下院子裏人聲嘈雜，有人吵架，他探首窗外一看，原來是他的一名保鏢林懷部，正和他的司機吵得不可開交。

張嘯林鑒於林懷部脾氣暴躁，經常與人吵吵鬧鬧，一怒之下，他又是破口大罵，厲聲喝止。那林懷部却在

氣頭上，難免分辯幾句，這一下可使張「大帥」火上加油，當衆下不了台，他就在窗口高聲的叫林懷部立刻捲鋪蓋滾蛋，而且叱令其他的保鏢，把林懷部的槍繳下來。林懷部不服，便「橫豎橫，拆牛棚」，拔出鎗來瞄準了張「大帥」，一彈射中了他的頭部，三大亨之一的張嘯林，就此伏在窗檻上氣絕身亡。

林懷部一槍射殺了張嘯林，他一面高喊：「殺漢奸，殺漢奸！」一面飛步衝出大門，巡捕趕到，他並不抵抗，束手就擒，口口聲聲的說他是制裁漢奸，爲民除害。因此，林懷部也成爲了一位鋤奸誅暴的愛國份子。由而可知，張嘯林一心想當一任僞主席，羊肉沒喫，惹一身羶，他實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。

張嘯林一死，俞葉封不怕「大帥」再罵他了，忙不迭的就將新艷秋從日本憲兵隊裏保釋出來。新艷秋一連受了兩次牢獄之災，又經過這一回的重大刺激，她一心只想回北邊去，再也鼓不起勇氣再在上海演唱了。然而，俞葉封却死氣擺裂拖牢她不放，使新艷秋內心之中至感痛苦，正是「人前強笑，人後彈淚」。一直要到俞葉封二度被愛國志士制裁，中彈殞命，她這才能够脫離樊籠，束裝北上。然而，就在俞葉封死後不久，來自安南河內的消息說，曾仲鳴也遇刺身亡了。

汪精衛與龍雲勾結

原來，七七事變，抗戰軍興，曾仲鳴跟着汪精衛，隨同國府西遷，由漢口而重慶，由於汪精衛的意志不堅，暗中與敵方相勾結，悍然背叛國家民族，民國二十七年年底，他已決定逃離重慶，十二月十八日，他率領心腹親信新艷秋的情郎曾仲鳴以及陳公博等，僞稱赴成都演講，其實是搭機飛往昆明。汪精衛抵達昆明後，曾經和時任雲南省主席的龍雲一度密談，雙方原已達成勾串叛國的協議，約定等到汪精衛一行從昆明進入安南，龍雲

立即發表通電擁汪。他們的這一個陰謀果若實現，對於抗戰前途實有莫大的影響。幸虧有雲南革命先進，民國初年曾經在政壇活躍一時，又復爲龍雲太老師的李根源，得到了消息。他立刻往訪龍雲，當面質問他說：

「聽說你已經參與汪精衛的叛國陰謀，馬上就要發表通電擁汪了，是否真有其事？」

龍雲在他這位太老師跟前，起先還矢口否認，絕無其事。可是李根源却嚴厲警告龍雲說：

「假如你不計一切後果，發表擁汪通電。我敢於說，不出一小時，你就會被消滅。」

龍雲駭然的問：

「老前輩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李根源用醍醐灌頂之勢，提醒他說：

「你不要以爲中央駐在雲南的陸軍部隊不多，無法對你的叛國之舉加以制裁。須知中央有兩架轟炸機停在昆明機場。你那叛國擁汪的通電一發，中央的飛機可以立即起飛轟炸，那你就要被首先解決了。」

龍雲心知，這是實情，並非出自李根源的虛聲恫嚇。他自知危機迫在眉睫，因此翻然變計，決心擁護中央，抗戰到底。所以，他很誠懇的請教李根源，當前之計究將安出，他問：

「那麼，依老前輩的意思，此刻我將怎麼辦呢？」

李根源回答他說：

「你這個通電不發就行了。你不發通電，中央寬大爲懷，一定不會追究，那你不就平安無事了嗎？」

龍雲當下表示敬謹受教，他壓下了那個擁汪的通電不發，並且向中央坦率認過，由衷輸誠。李根源三言兩語，解決了西南抗戰根據地的一大危機。而汪精衛、曾仲鳴一行從昆明抵達河內，住在高郎街，時在民國二十

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。第二天，二十二日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首先就發表了所謂「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」聲明，猖言日本將「澈底擊滅抗日之國民政府，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，以建設東亞新秩序。」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我國外交部發表嚴正談話，對所謂之近衛聲明，施以痛斥。二十六日，蔣委員長出席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，發表重要演說，以「揭發敵國陰謀與闡明抗戰國策」為題，再度痛斥近衛聲明不啻為妄圖吞滅中國，獨霸東亞，進而企圖征服世界之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。就在同一天，蔣委員長又發佈了舉世矚目的駁斥近衛聲明宣言。

近衛文麿猛抽後腿

汪精衛、曾仲鳴一行抵達河內後，既不見龍雲的擁汪通電，更不聞國內外有任何人對於他們此次逃出抗戰陣營表示重視。相反的却聽到舉國一致的唾罵痛責，但他仍不能迷途知返，像龍雲一般的懸岩勒馬，猶未為晚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汪精衛竟與近衛文麿遙相呼應，發表了主張中止抗戰，對日求和的艷電。國民黨中常會乃在二十六年元旦舉行臨時會議，決議汪精衛違害黨國，永遠開除黨籍，並撤除其一切職務。然而，元月六日，和汪精衛祕密勾結的近衛文麿內閣竟告垮台，由平治麒一繼任日本首相，組織新閣。那時候，正值近衛文麿指派影佐禎昭，和犬養健等逕赴河內，跟汪精衛一行連絡，從事渠等所謂之和平工作。影佐禎昭、犬養健從東京飛到台北，下榻於草山（即今之陽明山）溫泉旅社，原擬從台北飛廣州轉赴河內的，由於抵達之日為時過宴，兩人都很疲倦。在溫泉旅館裏一覺睡到日上三竿，犬養健在睡夢之中，忽然被穿着睡衣的影佐禎昭喊了起來，影佐禎昭告訴他說：

坤伶主席新艷秋

「你聽到廣播沒有？近衛公已經決定總辭，由平沼繼任。近衛公實在可惡，我們把汪精衛弄到河內，而他却突然辭職，就國際信義而言，這未免太講不過去了。」

於是影佐禎昭和犬養健開始討論近衛文磨內閣總辭的原因，犬養健說：

「我臨行的時候，往謁內閣官房長官風見，他並沒有提起內閣即將總辭的話，祇是對於陸軍的做法非常憤慨。他說陸軍憑藉統帥權，對於戰事進行狀態，絲毫不使總理大臣與聞，像這樣的內閣總理，誰幹得了？」

犬養健此一說法是有事實根據的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，在稍後的內閣會議席上，拓植大臣大谷問道：「陸軍佔領蘆溝橋後，將再打到何處為止？」陸相松山岸然拒不作答。海相米內眼看局面太僵，便代替松山回答他說：

「預定打到保定為止。」

他沒想到，松山陸相竟會佛然變色，他憤憤然的當衆呵斥米內道：

「像這樣的事情，你竟在這種地方公然說了出來，那怎麼行？」

閣議過後，便有一位日本內閣閣員十分憤慨的說：

「陸相指內閣會議爲『這種地方』，叫我們當閣員的，怎樣能盡職責？」

影佐禎昭接着也提起了一件往事，他感慨萬端的說道：

「像柳川兵團在杭州灣登陸的那次，才更令人憤慨呢。那天早晨陸相松山去見內閣總理，告訴他說：『今天爲攻略南京，或將在新的地點登陸，亦未可知。』至於將於何時在何處登陸，松山元帥則毫不透露，反倒是新聞記者在內閣總理之先得到消息。他們在內閣官房長官風見接見記者時問：『今天早上陸相對首相可會有什

麼重大的報告嗎？」

兩人交換意見後，一致認為近衛文麿可能早就準備總辭，以抗議軍方的拔扈了。至此，影佐禎昭和犬養健決定中止趕赴河內跟汪精衛等會晤之行，由台北搭機飛返東京。——以上史料得自前日本首相犬養毅之子犬養健所著的「長江常流」回憶錄。民國二十七年時他是日本眾議員、遞信省參與官，為時任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主要智囊。汪精衛和近衛文麿雙方代表的密議，即由犬養健居間穿針引線，力促其成。

此外，還有日本在二次大戰初期碩果僅存的元老政治家西園寺公望公爵，他的唯一耳目，私人祕書原田熊雄男爵所著的「西園寺公與政局」一書中也曾透露：

「元月一日：對於政變之傳說，陸軍部首腦之間異常反對。汪精衛特意發表聲明（按指艷電）與我呼應，而我日本之中央政府有如此之變動，就汪精衛一派而論實在是非常之失望。赴中國之影佐、犬養等，已自途中歸來。希望政府不動搖，但其結果則不如陸軍之願。」

曾仲鳴血洒河內記

筆者特地摘引戰後日方發表之關係人物第一手史料，用意在於說明汪精衛滯留河內時期的執迷不悟，一心一意背叛黨國甘為賣國漢奸，他當時的所作所為顯然有悖常情，唯一的解釋祇有「上帝如令人毀滅，必先使其瘋狂。」汪精衛、曾仲鳴一行在國內煽惑龍雲，國外勾串近衛。但當他抵達河內以後，龍雲幡然改悔，輸誠中央於前，近衛內閣垮台，予汪精衛以當頭一棒，致命打擊於後。這一幫賣國求榮的漢奸處境之尷尬，進退之失措，實已走到了盡頭。國民黨中央開除汪精衛黨籍，撤除其一切職務，係與國法黨紀攸關，可是在作此嚴厲處

分以後仍然顧念汪精衛之流的革命歷史，雅不欲他們鋌而走險，徒爲親痛仇快之舉。所以中樞曾有法外施仁，放他們一條生路的緊急措施。二十八年元月三十日，五中全會閉幕，蔣委員長還曾派中央委員谷正鼎專程赴越，谷正鼎攜有汪精衛、曾仲鳴等的赴英美法各國遊歷護照，並且傳達蔣委員長的好意，勸汪精衛、曾仲鳴等出國遊歷一段時期，再回國服務。汪精衛接見了谷正鼎，然而他却婉言表示拒絕，使谷氏愛莫能助而返。

在此以前，蔣委員長又曾派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，赴香港勸促周佛海返回重慶，繼續爲國家服務。蕭氏並攜有陳布雷的私人函件，可是周佛海却一再推托而始終未與蕭氏晤見。中央對於汪精衛、周佛海一系人物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，愛莫能助了。這一幫漢奸的心理，也許只有汪精衛之妻陳璧君在南京時，當着她兒女的面所說的幾句話，方始可以形容得出來。如所週知，陳璧君對汪精衛是極具影響力的，她便曾在她的兒女跟前，恬不知恥，口沒遮攔的悍然說過：

「貴陽鑄得有汪精衛、陳璧君的鐵像，照秦檜夫婦的樣式，赤膊跪着。遊人常對鐵像澆以小便，但是我胃口來得個好！」

汪精衛、曾仲鳴一行繼續在河內勾留，在此期內他們向日本新閣大送秋波，祕密勾結，眼看着他們破壞抗戰陣營，遂行日本軍閥「以華制華」的陰謀即將實現，抗戰前途可能蒙受重大不利。國人忍無可忍，方有愛國志士河內刺汪之舉，予背叛黨國，出賣國家民族者以嚴厲制裁。三月二十一日晚間，有四位愛國志士奮不顧身衝進汪兆銘、曾仲鳴等的河內寓所，大概汪精衛自己也深知他罪孽深重，海內外國人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，所以他夜裏常換房間睡。那一天晚上他恰巧和曾仲鳴易室而寢，這當然是愛國志士所無法事先獲知的，因此槍聲連響，曾仲鳴身中二彈，當場受了重傷。陳璧君和一名衛士聞聲出現，也被流彈擊中。

曾仲鳴在身受重傷以後，神志倒很清醒，他被昇送法國陸軍醫院。當他聽醫生說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險，於是他想起汪精衛所有的私蓄，都是用他的名義存在法國銀行。他唯恐汪精衛提不出款來，半生積蓄悉將付諸東流，因此他趁人不備爬下病床，將所有的支票一一簽字，正由於扶創起坐，流血過多，到第二天午後，他便因急救不及而一命嗚呼了。

曾仲鳴算是對汪精衛個人盡了愚忠，另一方面則由於汪精衛河內遇刺，引起了東京方面一連串的反應。日本內閣在曾仲鳴傷重身死之日舉行五相會議，決定派遣五千五百噸的貨輪北光丸駛赴河內，載送影佐禎昭、犬養健等再走一趟，去把汪精衛等人接到上海。四月十六日晚間北光丸駛抵海防。影佐、犬養跟汪精衛見了面，汪精衛曾向影佐等表示他正急於離開河內，同時他也向影佐、犬養等再三致謝，汪精衛說：

「君等遠道來訪，不勝感激。我在河內實感危險，同時亦無意義，正作脫走之準備。恰在這時貴國派君等前來援助，真是感激不已。」

邵中樞迎娶新艷秋

四月二十日晚，影佐、犬養接獲通知，法國駐安南當局將派大隊警察護送汪精衛等登上七百六十噸的「范·法列哈芬」號輪，轉登北光丸駛赴上海。北光丸載着汪精衛一羣漢奸，曾於五月二日在台灣停泊加水，而於五月五日駛抵上海目的地。

曾仲鳴之遇刺而死，對於兩度下獄，栖栖皇皇，正不知何適何從的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來說，當然是很大的一次打擊。因為曾仲鳴如能僥倖逃脫，不作槍下之鬼。他跟汪精衛到達上海南京，成立偽組織以後，他必將

成爲汪朝新貴之一。在那樣的情況之下，說不定新艷秋得了大漢奸重作靠山，她還能打點精神，重振旗鼓，繼續在淪陷區裏演唱。至不濟，以會仲鳴對她的情意纏綿，寵嬖之深，她還可以做會仲鳴的妾侍，過一段絢爛歸於平靜的生活。然而，會郎已逝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就都成了癡心妄想，有如鏡花水月了。

在黃浦灘受够了罪，倒透了霉，然後鐵羽北歸。新艷秋飽經滄桑，意冷心灰，她已經沒有勇氣再公開演唱，登台亮相了。一代名伶，就此息影，徒然使人對她不幸的命運嗟嘆惋惜。好在她唱了十來年的戲，一直都在紅得發紫的顛峯狀態之中，手頭當然有幾文積蓄，生活方面還不至於發生問題。她直到民國三十三年，距離抗戰勝利，國土重光還不到一年光景。正式嫁給偽烟台市市長郅中樞，赫然又是一名大漢奸。郅中樞待她很好，夫婦倆倒也恩恩愛愛，如膠如漆。可惜的是好景不長，轉眼間原子彈在日本爆炸，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勝利接收，郅中樞立即因漢奸罪而下獄，而且被司法當局判處無期徒刑，自此永無重見天日之望。

那時候新艷秋爲營救她的丈夫，不惜拋頭露面，四出奔走。她聽說抗戰初起時一度佔有過他的繆斌在這方面很有辦法。——繆斌分明是老牌漢奸，但他却在抗戰接近勝利的那一段時期，擺出一臉孔他跟重慶有連絡的姿態，很唬倒了不少的人。早在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下旬，連時任日本首相的小磯國昭都上了他的當，特地把他請到日本去，託他向重慶求和。繆斌到達東京以後，居然央託東久邇親王請他向裕仁天皇建議，由裕仁天皇召見他直接商談。小道士繆斌的神通算是够大的了，不料他的西洋鏡終被日本外相重光葵戳穿，重光葵極力反對裕仁天皇接見繆斌，乃使繆斌所謀不成，廢然而返。不久日本即告無條件投降，繆斌也曾竭力活動企圖爲自己脫罪，因而延到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，陰曆除夕他方始在上海落網，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。

繆斌是大漢奸中最後被捕的一人，但却又是最先執行死刑的一個，這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事情。繆斌在上

海提籃橋監獄關了沒有多久，旋即押到南京，再解往蘇州高等法院受審，立被判處死刑，並且迅即移付執行。在新艷秋所交往過的男人之中，繆斌是繼俞葉封、曾仲鳴之後的第三名不得善終者。

連繆斌自己都被有司明正典刑了，新艷秋想求他出面營救邵中樞的事，當然成爲化餅。這位享譽十年，紅遍大江南北的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，備在所天部中樞無望出獄的當兒，又受了一次慘重的打擊，那便是她的母親眼見女兒長日飲泣，無意再作出岫之雲，這位王老太太一狠心腸，竟把新艷秋的全部私蓄席捲一空，走得不知去向。使新艷秋傷心欲絕，狼狽萬狀的回到故都北平，前後十六年間，恍似一場春夢。

新艷秋的確長得很美，渾金璞玉，明眸皓齒，體態嫵娜，嫵雅婉靜一十六字的形容，足以當之無愧。常在中外雜誌撰稿的劉家麟先生，也曾盛讚她說：

「這位坤伶祭酒王玉華（按係新艷秋的本名），碧玉年華，確實長得綺麗嫵媚，傾國傾城。而她的歌喉舞袖，彷彿如蓮步梅妝，綉蘭綉蕙。我的老友蔡寄圃贈她：『笥手娥眉，樊口蠻腰』八字。在過去紅氍毹上是成名了，而她命註數奇，遇上一位達官顯者，不殺頭也要丟官，偶爾與富商豪賈有一夕之歡者，不破產必蝕本。」

俞葉封、曾仲鳴和繆斌的貪戀美色，相繼伏法，竟罹同一悲慘淒涼下場，詳細經過已如上述，連還有一些跟新艷秋有過露水姻緣，也就是劉鄂公先生所謂的「有一夕之歡者」，居然也會禍事連連，大倒其楣，必須和她停止交往始可化解，寧非咄咄怪事，亘古奇聞？可是事實又確乎如此，當民國十九年春夏之交，新艷秋在故都北平大紅大紫的時候，由「東北王」張作霖投資創辦的天津恆記德軍服號，那是華北各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大商家。恆記德軍服號有一位二掌櫃的，有錢有勢人人稱羨。他看上了新艷秋，窮數月之功夫百計追求，

終於用大把鈔票將「坤伶主席新艷秋」攆倒。在新艷秋來說是失一次足，又摔過一回四叉八仰，元寶翻身。然而那位雄於財勢的二掌櫃，經此一番奇遇，却竟在一年之內有一兒一女相繼夭折，他自己也得了急切難醫的關節炎。經過親朋好友危詞告誡，他這才凜於白虎星碰不得，就此跟新艷秋斷絕往來。揮灑劍斬情絲以後，說也奇怪，他那難纏的關節炎霍然痊癒了。

十八載春夢一場

甚至於還有人言之鑿鑿的說，跟傾國傾城，一代尤物新艷秋有肌膚之親，曾經一親芬澤者，倘若謂之爲：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」，那就再也沒話說了。可是竟然有達官顯要，方面大員，僅祇爲了跟新艷秋並排坐一坐，同赴一次席，居然也會由紅轉黑，降級丟官，由而可知水滸傳上林沖的誤入白虎節堂，他那場家破人亡的官司也就未必冤枉。劉家麟先生記述這一段早年軼事，他曾用呼之欲出的筆法這樣寫着：

「二十四年秋，（新艷秋）應邀漢口法租界大舞台，三天打泡戲爲『玉堂春』、『紅拂傳』、『鴛鴦塚』，轟動十里洋場。某晚某顯要清客陶某，宴請當地軍政首長。記得還有現在台灣的孫運仲在座，主人將這位坤伶祭酒與某高級首長駢坐。那天正是中秋節，衣履駢新，燈光如晝，坐在上面的某首長與新艷秋，儼然一對新婚夫婦。事後爲南京最高當局所悉，嚴電申斥某首長。最後玩掉了有職有權的兼職。王伶（按指新艷秋）離漢時，曾語劉少三：『連說我對不起某公不置。』」

怪哉，「白虎星」竟然可怕到如此這般，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步。

不用說，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自己的結局也是不勝淒涼，無比悲慘，所天部中樞下獄，生身母親捲走了她

的全部積蓄，兩手空空，一無所有，她形隻影單的滯返她的出生地，故都北平。從此洗卸鉛華，杜門謝客，靠梨園行仗義朋友的錢錢接濟，苦苦渡日。有誰知道蓬首垢面、布衣荆釵的這位半老徐娘，就是持續十年紅遍菊壇，顛倒衆生的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？她會壓倒梅程，睥睨羣雌，平劇自有坤伶以來，她走紅的程度仍然不作第二人想。堂堂程硯秋連班底帶琴師都會被她連根刨底的挖過去。郭仲衡、王又荃、文少臣、楊小樓、江南俞五振飛都曾降尊紆貴的傍過她。世局大變，滄海桑田，眼看她起高樓，眼看她樓坍了。新艷秋緬懷前塵，往事歷歷不堪回首。她還不敢在人前提起「新艷秋」這響噹噹的名字，因為她已無顏再見狂捧過她的顧曲周郎。「彩雲易散琉璃碎，鎖吶一吹百事灰」，這正是新艷秋勝利以後的心情寫照，因為她已經由絢爛而歸於平淡了，千秋萬世，這正是藝人無從逃避的悲哀。

因為她在故都變色，神州沉淪之前，委實籌不出逃難的盤費，遂而使新艷秋陷身鐵幕，不復得出。可是中共深知她那「坤伶主席」銜頭之可貴，在攻陷北平以後硬拖她出來演唱。藝事久廢，心情蕭索，據說，她果然在故都唱出了程硯秋的鬼腔。共產黨是最現實的，由而獲知她已無利用價值，於是放她一碼，讓她自生自滅。這便是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的最後結局。